

“我弟弟是同性恋！”

电话另一端传来的声音，让季曼婷差点没将刚吞进喉咙里的水呛了出来，她咳了几声之后，才又很镇定地开口：“你怎么那么肯定？”

“我才不是肯定，”话筒的另一端传来方洛雪咕哝的声音：“我只是猜测罢了，可是，我想……”她又是用肯定句：“一定八九不离十。”

但她的话却只得来曼婷一声笑，这个从小学在一起的死党，到现在那种爱操心的老毛病还是没改。

“别笑，”听见她的笑声，洛雪急忙接口：“我说的可全都是真的呢！每次我打电话给他，都是一个男的接的，铁定是他的情人。”

“说不定是他的室友。”

“不可能！”她再确定不过了：“那个男人连说话都嗲声嗲气的，就差我看不到他长得什么样子了，铁定是个同性恋。”

“拜托，”曼婷真的是败给她了：“你住得那么远，怎么还那么神经质啊？”

“怎么可能不神经质？”洛雪倒是不赞同她的理论：“就是住得那么远才担心啊！”

一个人住在旧金山的房子，他可是我们家唯一的男人呢！要是真变成了同性恋，那我们家可不就大乱了？”

“都几零年代了，”曼婷不以为意地扬了嘴角：“哪还有人流行什么传宗接代的事啊？更何况，旧金山本来就是同性恋的大本营，就算你的弟弟真的变成了同性恋，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啊！”

“不管！不管！”她才不要想象那种事情发生在她自己的弟弟身上呢：“所以我要打电话给你啊！”

“我？”她睁大了眼睛，倒是不懂方洛雪的脑子里到底又想出了什么鬼点子？

“是啊！”方洛雪开始准备她的计划：“反正你人也在旧金山，刚好一举两得。”

“什么一举两得？”她听得模糊。

“你不是刚好在找房子吗？就干脆住进我们在旧金山的房子，那房子很大，就留给他一个人住太浪费了，你去住那里，一个月房租铁定也省了五、六百块美金。”

可是，事情一定不止这么简单：“然后呢？”

“然后……”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些许诡异的笑声：“你可以当我的眼线，顺便探探他到底是不是同性恋……”

“探他？”她更模糊了：“怎么探？”

“就是三不两时光在身子在他面前走来走去的啊！要是正常的男人，铁定会有反应的……”

“洛雪！”她的话都还没有说完，话筒的另一端便传来季曼婷的吼叫声：“你疯了啊！我可是有男朋友的，怎么可以……”她光想到那个画面就觉得脸红。

“又不是叫你假戏真做！”方洛雪急忙接口：“你只要做个样子探探他就可以了啊！”

“不成！”她才不会为了友情出卖自己的色相。

“拜托啦！”她几乎可以想象方洛雪在电话另一端求情的样子：“好歹我们也朋友那么久了，你该不会连这点小忙也不帮吧？”

“小忙？”季曼婷还是摇头：“这可是出卖一辈子的名誉呢！”

“要不然就看在一个月省下的五、六百块份上嘛！”她用尽其极：“好啦！你不是要环游世界吗？这一存，够你多玩好几个国家了！”

这会，季曼婷倒是没有开口了，这一个月省下五、六百块美元，的确替她省了不少，只是……

“好啦——”

她的思绪还没告一个段落，话筒的另一端又传来方洛雪的声音：“反正你对他又没有什么感觉，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季曼婷抿起了一张娇俏的小嘴，顿时之间觉得她说的话仿佛也有那么一点道理：“……让我想一想。”

“别想了啦！”看自己逮到机会，她才不会轻易放过呢：“我们方家能不能延续下去，全部都看你了！好了！老爸在叫我了，我要挂断了，改天再打电话给你！再见。”

“喂——”

季曼婷根本都还来不及反悔，电话的另一端便传来电话挂断的嘟嘟声，她楞了一会，这才缓缓地挂了手中的电话。

只是没多久的时间，一抹半无奈的笑意便如烟般地划上她的嘴角，她叹了一口气，对这一整件事都觉得好笑。

什么叫方家能不能延续下去全都看她了？

这听起来就让人家觉得好严重，好象什么生死大任全都扛上她的肩头似的，想着，她情不自禁地又笑了；洛雪就是这样，老爱将事情说得好象很严重似的。

她摇摇头，自椅子上起身，慢慢地走至厨房为自己倒了一杯果汁，站在窗口，望着窗外的街道，今天的旧金山还是跟往常一样，阴阴的天气。

还是乖乖的待在家里好了！

她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后，便又继续转身走向客厅里，拿了一本书，随手放了音乐，整个假日又莫名地变得悠闲了起来。

刹时间，方洛炜的影像就这么突然地涌上她的脑海里，她放下手中的书，霎时觉得有趣。

她对方洛炜的记忆，就限于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他才五年级，虽然大她三个月，却因为她早读的关系而整整小了她一个年级。

她还记得自己曾经偷偷地暗恋过他呢！可是，因为碍于自己是洛雪的好朋友，又长他一个年级的关系，所以也就不告而终了。

之后，小学一读完，他家人便送他到旧金山了，从那次之后，她便从来都没有看过他了。

十二年了……

现在她都已经是个二十四岁的人了，儿时的记忆，早已显得有点模糊了，她笑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是像以前那个样子？

来到旧金山工作也是这一、两年的事，可是为了完成自己环游世界的

梦想，却每个月都要省吃俭用的，如果一个月可以省下五、六百块……

嗯……她还在想；自己应该没有什么损失才对。

美国，旧金山“你要去跟一个男的住？”

季曼婷才忙着收拾自己的行李，就见戴门睁大了眼，不能置信地仍在消化她刚刚所说的话。

戴门是她的男朋友，是个标准的外国人，金发、碧眼，长得很高，也很帅，是个颇有名气的模特儿。

两人在一起也差不多半年了，只是，好象从来没有想过要同居在一起的事。

“嗯，”她没有抬头看他，随手又拿了件毛衣放进行李袋里头：“是朋友的弟弟，她要我帮忙照顾他。”

“不成，”他没把她的话听完就猛摇头：“这跟同居根本没什么两样。”

“拜托，”她翻翻白眼，又折了件衣服放进行李袋里：“是朋友的弟弟，根本扯不上同居。”

看她一直忙着打包行李，戴门顺手将她刚折进的衣服又拿了出来：“跟男人住在一起就算同居。管他是不是你朋友的弟弟，只要是男人都要小心一点。”

“喂！”看他把自己的衣服拿了出来，曼婷发出一声抗议：“你这样子，我会一辈子打包不完的。”

“那就别搬了！”他像个小孩子似的说道。

“如果不搬，”她双手交叉胸前，半逗趣地望向他问道：“那我要住哪？”这会，他倒没有开口，只是紧抿着双唇，什么话也没说。

而她，好象早就料到他会又这种反应，随手又将他手中的衣服抽了回来；认识他这么久，他从来没有提过两个人要住在一起的事。

对他来说，个自住在自己的地方才能保有彼此的空间及隐私权……

“自私，”曼婷一声咕哝：“不要跟人家住，也不要人家去跟别人住……”

“曼婷，”他握住了她的手：“你知道的，我的工作这么不固定，我怕我们两个要是住在一起之后会有很多的压力，你不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很好吗？”

“我没有说不好啊！”她连看都不想看他，顺势又将自己的手抽了回来：

“所以我才要找同居啊！一个月还可以省个五、六百块，没什么不好的啊！”

“可是，”他又将她拉了回来，一把将她拉坐进自己的大腿上，伸手轻抚上她细致的脸庞：“你长得这么漂亮，我只是担心罢了。”

漂亮？

不行！她嘟了嘴，撇开脸；她还在生气呢！才不能因为他一句赞美就放了他了！不行的……

可是，无意之间，她看见墙上镜子里的自己；皙白的脸上总是映着淡淡的苹果红，一双柳叶般的眉头及乌黑的大眼，和一双小巧醉人的红唇总让她的五官显得更加深邃。

她真的漂亮吗？

在他的身边总是有那么多的漂亮的女人，每一个都是模特儿的高挑身材及美丽脸孔，而她虽然不胖，但才一六的身高，跟她们比起来，真的称得上是漂亮吗？

“生气啦？”

看她一直没有开口，戴门挑高了眉头问道。

“没有。”她心虚地撇开自己的脸，害怕让他看到自己心里的疑惑。

那知，他一个用力却反而将她一把压在床上，他性感的脸上盈了抹诱人的微笑，半挑逗的吻上她耳垂。

“别气了嘛，”他技巧地挑逗着她耳后的性感带：“跟你说对不起啰……”

而那股发痒的感觉，让她刹时忘了原有的怒气：“好痒，”她在他怀里咯咯地笑了起来，伸手直顶向他结实的胸膛：“好痒喔，啊——快放开我啦！”

他开始伸了双手在她的腋下搔痒起来：“那你可得要先原谅我才行。”

“啊——”她受不了那股发笑的情绪如蚂蚁般地在她的心头窜流，只好连忙开口：“好啦！好啦！原谅你了！原谅你了——”

一直到他放开了双手，季曼婷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等到呼吸开始恢复正常之后，她随即给了他一个白眼：“卑鄙！”

他没有说什么，只是盈着那抹诱人的笑意，再度倾身吻上她娇艳的红唇：“我最不想看到你生气了。”

他就是这种个性，才老让她觉得无可奈何。

她伸了手，缓缓地环上他的颈项，脑子里刹时浮现方洛炜的影像，只不过……是小学五年级的样子……：“其实，”她的脸上扬了抹蜜似的笑容：

“你根本不用担心，朋友的弟弟是个同性恋，对女人没有兴趣的……”

她的话让戴门抬起头，满是质问地望向她：“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她盈着那抹笑容，伸手抚上他英俊的脸庞：“想看你为我吃醋的样子啊。”

“好啊，”他可不饶她：“看我怎么修理你。”

看他又伸起了双手，季曼婷开始求饶：“不要——”

方家的住宅位于三十九号码头附近，是栋面朝海洋的别墅，由于这个地方曾经是五、六零年代，嬉皮聚集的地方，所以一直到现在仍有很多嬉皮的商店及文化气息浓厚的特色商店林立。

当然，这个地方如今也成为许多游客驻足的观光胜地。

季曼婷拎着两袋不大不小的行李，几乎是走遍了整个人挤人的渔人码头，又走上一段小坡，才来到方家的别墅。

可恶的司机因为看码头前面有表演活动，挤了整个街道的人潮，因为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便索性罢工，赶她下车。

真是气死她了；这两个行李虽然不算大，但叫她一个瘦弱女子拎着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简直是要了她的命。

走上坡时，她还上气不接下气，满肚子牢骚地咀咒那个没良心的司机：“看我写信到司机公会去告你……”说归说，她已经忘了那个司机叫什么名字。

突然间，脑子里的所有咀咒全因为眼前所出现的建筑物而住了口，她目瞪口呆，怔怔地望着眼前的这栋别墅。

那是一栋以白砖及玻璃组合而成的建筑，建筑的理念虽然简单，却让人有种叹为观止的感觉，蓝色的窗棂及门板，搭上庭前的绿树，竟让这一整栋建筑有种小希腊的感觉。

像个海市蜃楼似的；这是她从事建筑设计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对一栋房子有如此不真实的感觉。

她笑了笑；方家的人奇怪，连住的地方也跟别人不一样。

想着，她低头从口袋里拿出了那把钥匙，那是洛雪前几天特地叫人家快递过来的。

真的是，她叹了口气；洛雪的急性子真是一辈子改不了，才刚掉完电话没多久，就派人送钥匙过来给她，也不确定她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她开了外围的铁门，延着庭院里的小石路缓缓地走到那扇偌大的大门前，原想拿起另一把钥匙开门，但理智还是让她暂停了自己的动作。

还是先按一下门铃好了。

她放下了手中的行李，一副准备好自我介绍的样子倾身按了门铃，却久久都不见任何人来应门。

难道是门铃坏了？她倾身又按了一次，还是一样没有任何的反应。

她耸耸肩，倒觉得无所谓，没人来应门反省了她自我介绍的拘束，她再度拎起了自己的行李，才正准备拿着钥匙上前开门，一阵开门的声音却在这个时候响起。

她还来不及做任何的反应，眼前的大门已经开了，紧接着出现的的是一个男人高大的身影。

男人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朝她手中的钥匙望了一眼，随即又将视线放在她的脸上，没一会的时间，他的脸上立刻盈了一抹浅浅的笑容，双手交叉在胸前，半倾身地斜靠在门槛上。

而此时的季曼婷根本没有想到有人会来开门，刹时间有种手足无措的慌乱，她急忙收起了手中的钥匙，随手丢下了手中的行李，刚刚准备好的自我介绍才刚要出口，抬头却因为眼前的人影而再度怔了住。

那个男人很高，在这么近的距离，她几乎要抬起整个头才看得到他的脸。他深黑的眼眸有种让人猜不透的温柔，明显的五官及嘴角上那抹诱人的微笑，让人有种说不上口的性感。

黑色的发丝柔顺地半落在额前，麦色的肌肤搭在他结实的身上，更加突显他标准的衣架子身材。

那件宽大的白衬衫，半扣地在他身上画出些许优美的曲线，搭上那条合身褪色的牛仔裤，他反像个……艺术家？

季曼婷摇摇头，急忙挥开脑中的那个影像；不对！不对！这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方洛炜啊！

他应该小小的，大概跟她差不多一样高，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很可爱、很可爱才对啊！可是眼前的这个男人，一点也称不上可爱，他……她刹时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他好……性感。

老天！她一定是走错地方了，要不然就是认错人了，为什么她感觉自己的脸好象有种被火灼伤般的滚烫？

不对！不对！她又急忙拉回自己的思绪；他可是方洛雪的弟弟呢！她到底在想什么啊？怎么会觉得她的弟弟性感呢？

就算小学的时候曾经暗恋过他，但那也是十二年前的事啊，怎么到现在还有种脸红心跳的不知所措？

“咳！咳……”她轻咳了几声，努力地试着拉回自己的声调之后，终于可以镇定地开口：“我……我是……”

“季曼婷？”

他低沉性感的声音让她莫名地又是一阵惊愕，她猛抬头，一双美丽的双眸睁得如铜铃般大地望向他：“你……”在过了这么久之后……：“还记得？”

他笑了，性感的脸上有种杀人不偿命的诱人笑容：“不记得，”他连声音都好有磁性：“姊姊刚刚打电话来通知我了，进来吧。”他说罢，顺手拿起了地上的行李走进屋内。

望着他的背影，不知怎么地，竟因他的诚实而感到一阵莫名地黯然。

是啊，他怎么会记得她呢？

季曼婷暗自一声苦笑；都已经这么久的事情了，再有趣的记忆大概也都成了陈年往事了吧！更何况她还是他姊姊的朋友呢？

对他来说，她说不定比一个陌生人还要来得生疏呢！

不知怎么地，她的心里头竟因此而感到一阵莫名的失落，她摇摇头，笑自己的胡思乱想，这便跟他的身后，缓缓地走进了屋内。

有什么好失落的呢？她这样告诉自己；她可是有男朋友的人呢……

2

“……所以我现在开始就要在这里打扰你了。”

季曼婷为自己编了一个很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理由之后，便心虚地低头喝起自己手中的热茶，怎么也不敢直视方洛炜过份性感的眼神。

什么叫找不到房子，又付不出房租？她翻翻白眼，鬼才会相信她所说的话，要不是看在一个月省个五、六百块的份上，她才不要做这种侦探他是不是同性恋的鬼工作呢。

不……她以眼角偷偷地巡视了下四周，只觉得这间房子真的很漂亮，一整面的玻璃将阳光毫无保留地照进了整个屋子，半个天花板的天窗将天空呈现得一览无遗，楼中楼的设计，刻意地突显整个空间的视野，屋子里面到处是超大型的盆栽，简单却也呈现一种脱俗之美。

另外有一扇门是直接通往温室的，显然是喜欢将自己置身在绿室里的构想，屋子里面没有什么很复杂的摆设，宽大的厨房和饭厅，就连家具的选择都是极简单的线条，有种现代及古典的混和之美。

她暗扬了嘴角；像这样的屋子，一个月省下的，可能还不只五、六百块美元呢！

“你刚到这里吗？”

方洛炜性感的声音这又拉回她远走的思绪：“这里？”她还没回过神，指的是他家吗？

“旧金山，”他又补充道：“你刚到这里吗？”

“喔，”她知道他在问什么了：“没有，”她摇头：“来这里好一阵子了，只是最近有点金钱上的问题……”她又趁机补充了一句。

但他很显然的，并不对她的金钱状况感到任何的兴趣，只是扬了抹诱人的笑容，亦喝起了手中的热茶：“既然来了，”他的眼角弯成了两道美丽的弧线：“就别担心那么多了，你既然是姊姊的好朋友，我自然不会跟你收房

租的。”

姐姐的好朋友？

对他来说，她就仅只于此吧；她暗自叹了口气，缓缓地抬头望向他性感的脸庞，他温柔的笑容，让人很容易变得忘我。

真的是同性恋吗？她悄悄地问自己；刹时希望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对了，”他突然抬起头来的眼神让她吓了一跳：“我还没自我介绍吧，我叫方洛炜……”

“我知道。”她急忙低下自己心虚的眼神：“我早就知道你的名字。”

“是啊！”他的脸上又是那抹性感的笑容：“我怎么忘了你跟姊姊的关系呢。”

才不是！季曼婷在心底头叫屈，她之所以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自己整整暗恋了他好一阵子。

当然，她没有开口；因为那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了……

“我带你去看你的房间吧！”打破了那段尴尬的沈默，方洛炜起身拿起了她的行李走向楼梯口。

她坐在原地怔愣了好一会，这才缓缓地起身跟在他的身后。

她的房间就在楼梯上去后的右方，一张简单的大床及基本的摆设，出去还有一个阳台，刚好可以看见整个海港。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简直比她当初预算的还要来得很多。现在叫她离开，她都显得有点舍不得了。

她环望了下整个窗外的景色，刹时意识到阳台的旁边还有一个阳台，相连得很近，不知道是谁的……

“我的房间就在你的隔壁，”他回答了她的疑惑：“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来找我。”

“哦！”她轻应了一声，心里倒是得意；如果他的房间就在隔壁，那观察起来就显得方便了许多了。

“好了，”他将她的行李放在床上，礼貌性地退至了门口：“我有事要先出去了，你就慢慢的整理吧。”

“洛炜！”见他转身要离开，曼婷急忙叫住了他，他转过了头，但他性感的眼神反倒让她有点不知所措：“……晚点一起吃饭吧。”

她的话让他楞了一会，随即回给她一抹性感的笑意：“今天可能不行，我跟朋友有约，不如改天吧。”

她显得有点失望：“那就……改天吧。”

“晚点见。”

“晚点见。”

她的话一落句，他的身影便随即消失在门板之后：“……改天……”她再度望向窗口，就见他的身影没多久便开着车，从车库旁长驰而去。

唉！她又叹了一口气，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觉得沮丧什么？

好吧！她硬是强迫自己镇作起精神，转身望向身后的行李；就来整理行李吧！她可有好多事要做呢！

“到底怎么样嘛？”

话筒的另一端传来方洛雪紧张又带好奇的声音，让季曼婷不禁扬了嘴

角，刚洗完澡的她正舒舒服服地躺在那张柔软的大床上，半慵懒地伸展了自己的四肢，听见方洛雪这么紧张的样子，反倒让她觉得有趣了起来。

“拜托！”她刻意拉长了语调：“我才刚刚搬进来还不到一天呢！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知道了。”

“那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男的嘛？”她指那个说话嗲声嗲气的男人。

“男的？”季曼婷回想了一下，直摇头：“没有。除了你弟之外，我谁也没看到。”

洛雪还是不相信：“那一定过几天就会出现。”

“大概吧，”曼婷笑得不以为意，她可不认为真有这么一号人物：“洛雪，”她轻唤她的名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担心，我看你弟还蛮正常的，应该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真那样才好，”洛雪又是一阵咕哝：“这么多年来，也不见他交个女朋友，你看过哪一个男人都二十四、五岁了，还没有一个女朋友的？”

“说不定只是没带回家而已，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女朋友？”

“不管啦！”她没看到就是不算：“反正你帮我好好看着他，探探他！一有什么消息一定第一个让我知道，好吗？”

“好啦！好啦！”再怎么斗不过她：“我要挂电话了，长途电话很贵的。”她说罢，道声再见之后便挂了手中的电话。

真是的，她笑着摇摇头；她就是斗不过洛雪的脾气，哪有人家姊姊那么紧张自己弟弟的？

只不过……要看着她弟弟可真不是件难事，长得那么帅，多看几眼也不会觉得累。

她笑着，刹时想起了戴门，自从搬进来之后就一直没有打电话给他，他现在应该在巴黎走秀吧，也不知道时差多少？

想着，才刚要拿起话筒，一声车库的关门声却拉回了她所有的注意力。

他回来了吗？

她望向了窗口，下意识地挂上了话筒，下床走出了阳台，车库的灯却在这个时候关了起来。

她楞了一会，又望向身后的门板，许久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是该装做什么都没听到呢？还是出去看一看？

一直犹豫了好久，她这才下定了决定；还是出去看看好了……

“真是的，庆功也不用把自己灌得这么醉啊。”

乔治扛着方洛炜，半咕哝地扛着他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梯，仿佛对整个屋子很熟悉似的，一上楼便直往他的房门走去。

他是个中法混血儿，不太高，却有着明显的五官，及肩的棕发和瘦小的身材，站在方洛炜身旁便形成很强烈的反比。

即使如此，他此刻还是很努力地将早醉得不醒人事的方洛炜抬至床上……

“真是的，”他为洛炜脱下了鞋子：“不会喝酒也爱跟人家凑热闹。”说着，他又顺手为他脱了襪子：“也不秤秤自己的酒量，每次喝酒都把它当水喝的。”他说话的时候的确有种嗲声嗲气的感觉。

“就算是庆祝也用不着那么高兴啊！”他伸了双手在空中无奈的挥一挥，便又低身脱掉他的白衬衫：“把自己灌得这么醉，还不是我要把你扛回来，

真是的，”他说话像个女人似的：“重死了，每次把你扛回来都快累死我了。也没得到什么好处……”

而此时的方洛炜，早就已经熟睡了，根本没有把他的的话听进耳里，一触及被单，便随即拉上自己的胸口，沉睡了起来。

而望着他这个样子，乔治也莫可奈何了，真还要帮他脱裤子，可能还要花上好一阵子了，今晚他也喝了不少，可没有那么多的力气。只是……

望着他熟睡的样子，还是让人情不自禁地有点冲动；他扬了嘴角，像小偷似的望了下四周，在确定没有人之后便缓缓地倾身。

就当是自己扛他回来的奖赏好了……

只是，他的嘴唇都还碰不到方洛炜的唇瓣，一道突而其来的叫声便快吓得他半死。

“你干什么？！”季曼婷虽然是好意进来看看，却没有想到自己会看到这个画面！

眼前的这个男人竟然要趁他睡觉的时候偷袭他？

笑话！她怎么会允许？

那个男人在暗地一声低咒后，终于抬起了头，但一看见季曼婷便皱起了眉头：“你是谁？”

“你又是谁？”她才不会让他先发制人。

看她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乔治只是一声不屑：“女人。”他懒得理她，心想；只有女人才老爱玩这种影子游戏。

他随手拎起自己的外套，漫不经心地走向了门口，一直到她身边之后，这才又转头朝她说了声：“你告诉洛炜，”他把她当传声筒：“说我明天再过来找他。”说罢，扬起了下颚，连理都不理地便朝楼梯口走了下去。

什么嘛？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季曼婷还是一肚子的牢骚；他到底把她当什么了？走路还扭腰摆臀的，像个女人似的，真让人恶心。

刚刚还想偷亲洛炜？

想着，她急忙走近了床沿，下意识地检视了下他在洛炜身上有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可是，视线才刚落在洛炜的身上，方才所有恶心的感觉便全都一扫而空了。

他熟睡的容颜丝毫没有任何的防备，赤裸的胸膛清楚地展现他结实的肌肉，他的五官真的好明显，就连他睡觉的时候都可以清楚地描绘出来，还有他的头发，好象很柔软，顺势地落在枕头上，喔！还有他的嘴唇……

好性感，好象可以将每一个怀里的女人溶化。

她不自觉地低倾了身子，脑子里却刹时浮现出那个同性恋的影像。

不行！她急忙拉回自己的理智，她才不会让自己沦落得像那个同性恋一样，趁人之危呢！

可是……

她又回头望向方洛炜熟睡的样子，一股无奈的笑意随即在她的嘴角扬起；看他这个模样，也难怪别人会趁机偷袭了。

害她差点也快成为罪魁祸首之一。

她盈着笑容，慢慢地为他盖好了被子，在叹了口气后，便举步朝门口的方向走了出去。

看这个样子，她不好好做点调查真的是不行了……

“凯莉，我这一阵子不会进公司了。”

季曼婷坐在光线充足的饭厅里，拿着话筒轻声地说道，眼睛还不时地望向楼梯口，随时注意自己是否吵醒了睡梦中的方洛炜。

经过昨晚彻夜的思考之后，嗯……其实只有十分多钟的思考时间，她终于决定要待在家里工作了。

原因是她昨天见过那个娘娘腔的男人之后，便再也不放心方洛炜一个人待在家里了，身为方洛雪的好朋友，她觉得自己有义务要看好洛雪的弟弟，当然，她最害怕的是那个娘娘腔会趁她不在的时候偷袭他。再其次，既然她骗洛炜说她是个没钱的穷学生，当然没有理由还朝九晚五的上下班。

她决定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好好的观察方洛炜到底是不是个同性恋……

“为什么？”话筒的另一端传来凯莉抱怨的声音，刹时又打断她远走的思绪：“咱们手头上还有 Anderson 的 case 要做呢，你怎么可以不来呢……”

“我知道，”她又以眼角瞄了下楼梯口：“那个案子我会在家里做完，找个机会拿进公司的，你不要担心。”

“可是……”

“就这么决定了，”她好象听到开门的声音：“我不会耽误公司的案子的。好了，”她看见方洛炜的身子缓缓地自楼梯口走了下来：“我不多说了，改天再打电话给你。再见。”说罢，也不待凯莉开口，她这便一口气将电话挂上了，随即拿起了桌上的报纸，吃起了眼前的麦片，眼角倒随时注意方洛炜是否有任何的动静。

过多的酒精让方洛炜的头到现在都在隐隐的作痛，他缓缓地走下了楼梯，到厨房为自己倒了杯白开水，仍不记得昨天是怎么回到家的。

“早。”他在餐桌旁坐了下来，向眼前的季曼婷招呼道。

而她，刻意佯装漫不经心地跟着一声：“早。”天知道自己看到他半赤裸的上半身也会脸红心跳。

他没有说话，只是一会，一声浅笑声让她自报纸里抬起了头。

“笑什么？”她问得有点心虚，感觉自己好象做了什么坏事似的。

“没什么，”他笑着喝了口手中的白开水，随即伸手指了指她手中的报纸笑道：“报纸拿反了。”

一股燥热如火山爆发般地涌上她的脸颊，她原本暂白的脸在瞬间变得羞红，她急忙折起手中的报纸，尴尬地放在一旁。

“咳！咳！”她试着掩去那抹尴尬：“我……我只是看到……有张图片好象应该倒着看……”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好象愈是紧张就愈显得手足无措。

“是吗。”他反倒什么话也没说，脸上仍盈着那抹性感的笑容，随手便拿过她眼前的报纸：“那我应该也来看看才对。”

“不！”她反射性地起身抢过他手中的报纸，却因为动作太大反而让放在桌上的白开水溅得他一身：“对……对不起。”她还是将报纸拿了回来：“今天的报纸没什么好看的，所以……”老天啊——她到底在说些什么：“真的很抱歉。”她手忙脚乱地抽了一大坨的纸巾，急忙跨过桌面，为他擦拭一身的湿漉。

“真的很对不起！”她还在倒歉，那阵慌乱让她美丽的眉宇在瞬间全皱成了一块：“……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刹时间，一阵爆笑声让她莫名地抬起头，就见他诱人的脸庞上此时又是一抹性感的微笑：“别擦了，”他拉开了她的双手，深邃的黑眸在此刻弯成两道美丽的弧线，他低沉的声音缓缓地开口：“你一直擦‘那个地方’，可不怎么好看。”

她低了头，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双手竟都一直环绕在他的男性器官上；老天！那股燥热再度划上她细致的粉脸，她再也不会比现在更尴尬了。

“对……”她变得有点手足无措：“对不起，我不知道是‘那个地方’……”
老天！

怎么有种愈描愈黑的感觉。

“没关系，”他无所谓地笑道，起身走至浴室为自己拿了条毛巾：“反正一会就干了。”

“洛炜，”她站起身，怎么感觉自己反像个小学生似的：“我……”

“洛炜！”

她的话都还来不及开口，一道声音便在此刻打断了所有的对话，两人都反射性地抬起头，就见昨天晚上那个娘娘腔的男人，竟在这个时候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你……”

季曼婷惊愕的表情还来不及说个一字半句，乔治早已不屑地朝她睨了一眼，扬高了下颚，大摇大摆地从她眼前走了过去。

“洛炜，”他连招呼都没向她打一声就直直地朝洛炜站的方向走去：“真是累死我了，昨天一个人把你扛回来，害我现在整个人都腰酸背痛的。”

“原来是你啊，”方洛炜的脸上盈了抹笑意：“我还在想我昨天是怎么回来的呢！

一早起来就发现已经躺在自己的床上。”

“还说呢！”他的眼里根本完全无视于季曼婷的存在：“看你昨天一副把酒当水喝的样子，我就料到会有那样的结果。”

“真是谢谢你。”他笑道，这又望向眼前的季曼婷：“对了，你们还不认识吧。”

他伸了手，想将她介绍给乔治，却没想到他反倒一声高调：“哎呀！”他故作惊讶地以单手搥上自己的脸颊：“你的家里怎么有女人啊！”

“别这样，”他一声浅笑，顺手拉下乔治搥在脸上的手：“她是我姊姊的朋友，叫季曼婷。曼婷，他叫乔治。”他礼貌性地为两人介绍了名字。

“哼！”就见乔治撇开脸，甩开自己的手，连握手都是一声不屑：“还是个女人啊！”

这个该死的同性恋！

季曼婷以美丽的大眼直直地瞪向了眼前的乔治，恨得牙痒痒地直在心里头低咒，要不是因为方洛炜在这里，她早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了。

这个趁火打劫的死同性恋……

“曼婷从今天开始要住在这里……”

“什么？”洛炜的话都还没有说完，乔治这又是一声：“这个女人要住在这里？”

“是啊！”她可不让他有任何反驳的机会呢，马上很虚伪地扬了抹蜜似的

微笑后又伸了自己的手：“这表示，以后我们还要多多‘关照’对方呢！”

“谁需要你的关照了？”他又甩开她的手，脑子里还没忘记她昨晚是怎么破坏他的好事呢：“洛炜，”他开始转头找救兵：“你不是真的要让她住在这里吧？”

“没什么关系的，”他开始走向客厅：“反正这个房子这么大，我一个人住也浪费。”

“那我也搬过来跟你一起住！”他紧跟在方洛炜身后，在经过季曼婷的时候转头瞪了她一眼，却反得来她一个吐舌。

“别闹了，”他好象对整件事都觉得好笑：“你不是也有自己的地方吗？干嘛还跑过来跟我一起挤？”

“可是……”乔治又转头望向身后的季曼婷，她还在跟他做鬼脸：“我只是有点担心你嘛……”

她才要担心他呢！“不用担心！”她急忙接口，跨大脚步在乔治身旁又是一个鬼脸：“我会‘好好的’照顾他的。”

“拜托！”方洛炜突然转过身让季曼婷急忙收起自己的鬼脸，她镇镇自己的表情后，就见他又开口：“谁都不用来照顾我！”他的脸上仍盈着那抹诱人的笑意：“我又不是十几岁的小孩，你们干嘛一副很紧张的样子啊？”

“我才不紧张呢！”季曼婷摊了摊双手，故意装做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给一旁的乔治看：“我只是怕乔治先生太担心啊！”

乔治半嘟了嘴，侧面看上去还真的有点像个女人。

“那……”他还在生闷气：“那你早点陪人家出去。”

人家？季曼婷又觉得一阵好笑；连他也学女人说“人家”……

“不行。”方洛炜倒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曼婷来都还没有庆祝呢，今天晚上我可能要带她出去。”

“哼！”乔治高傲的个性让他在此刻又是一阵轻哼：“那我要先回去了。”说罢，扬高了下颚，连声招呼都不打地便朝门口走了出去。

一场闹剧好象在瞬间又变得安静了起来。

“没关系吧？”她还是要很有风度地问一声。

“别理他，”他的脸上还是那抹性感的笑意：“铁定气一气就好了。”说得好象这种事发生了很多次似的。

看他转身，季曼婷朝门口又是一个鬼脸；这个死同性恋，她才不会让方洛炜掉入他的魔掌当中呢！

“对了，”方洛炜突然转过来的身子让她又急忙地收回自己的鬼脸：“你今天晚上有空吧！我们可以到餐厅去吃个饭。”

“当……”她还在收回自己语调：“当然有空。”

看她有所异样，他好心地又是一句：“你没事吧。”

“没事。”她笑得尴尬；她才不会让他捉到自己向乔治做鬼脸的样子呢！

“对不起，”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一阵吵杂的声音，就连电话彼端的季曼婷

都不太确定她是不是听得见自己的声音：“喂？喂？请问戴门在不在？”

“什么？”电话的另一端是个女的，浓厚的法国口音正试着从吵杂声中提取季曼婷的声音。

“请问——”她拉高了自己的音量，又重复了一次：“戴门在不在？”

“Demian？”她仿佛听懂了季曼婷的话，一声等一下，便转头在吵杂声中大叫戴门的名字。

季曼婷暗地叹了一口气，从来没有想过打个电话给他竟要花上这么久的程序；一直过了许久，电话的彼端才传来熟悉的声音……

“Hello？”

“戴门？”

“曼婷？”戴门的声音显得有些惊讶：“你怎么打电话来了呢？”

“是啊，”感觉自己好象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似的：“搬来这里之后一直没有打电话给你，想知道你在巴黎过得怎么样？”

“很好。”他好象向四周的人说了些话之后又转回话筒：“那边一切都还好吧？”吵杂声让他的声音显得断断续续的。

“很好，”她扬了嘴角：“朋友的弟弟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曼婷，”她的话都还没有说完，他的声音便又打断了一切：“我还有点事，不能多说，我回旧金山再打电话给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

“可能还要一、两个礼拜。”电话那一端的吵杂声显得更加的大声：“就这样了，我再打电话给你。再见。”

“再……”她的话都还没有说完，戴门早已将电话挂上。

听见话筒不断地传来嘟嘟的声音，她的心头竟莫名地感到一阵沮丧，这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没想到一打电话竟然是这么简短的对话。

她原本还以为两个人可以好好地聊一聊天呢……

“以这么失望的表情望着话筒，该不会是让男朋友挂了电话了吧？”

方洛炜低沉性感的声音刹时打断了季曼婷远走的思绪，她反射性地回了头，就见他的身影不知在何时已站在门口，正盈着那抹诱人的微笑望着她。

“没有，”她心虚地挂上话筒，甚至不敢直视他半弯的黑眸：“只是突然忘记朋友的电话，所以只好对着话筒发呆。”

“是吗。”他没有再多说什么，善解人意的他好象早已习惯为他人保有该有的稳私：“准备好了吗？”

“嗯。”她点点头，便自床上站起身。

在打电话之前，她早已为自己换好衣服了；简单的紫罗兰色无袖连身裙合身地描绘出她玲珑有致的曲线，针织的裙襞轻柔地在她的膝上襞动，她什么妆也没化，只是浅浅的口红颜色已把她原本就精致的脸庞显得格外的突出。

他扬了嘴角，快速地欣赏她的每一道曲线，心想；她大概没有意识到，像她这样优厚的条件，其实很适合当个模特儿。

“好了吗？”她走至他的身旁抬起头轻问道。

他回给她一个微笑，半弯的眼眸总让人感到不自觉地迷惑：“好了。”他弯起了自己的手臂，好让她的手勾上他的臂弯：“只不过，还要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

季曼婷抬起头，还来不及从对话中反应过来，他轻柔的吻早已落在她的额际，她听见他低沉性感的语调淡淡的一声：“你很漂亮。”说罢，便领着她走向楼梯口。

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一句轻声的赞美，竟让她原本苍白的脸颊在瞬间热得像火烧似的，好象他的每一句话都在不知不觉中窜流在她身体的每一处感官神经。

她抬头望向他诱人的脸庞，思绪顿时变得迷惘。

他真的是同性恋吗？好象有那么一刻的时间，她觉得他应该不是……

晚餐在海湾的一家水上餐厅用餐，昏黄的灯光和悠柔的八零年代抒情音乐，让整个气氛多了种难以言述的浪漫。

月光映像在海面上，随着水层面的波动浮现出若隐若现的光点，将整个海平面雕塑成一大片闪亮的舞台。

来旧金山这么久了，这还是季曼婷第一次到这个地方。

旧金山海湾的海鲜一向远近驰名，好象不管做成什么样的料理，都比一般来得鲜美可口。

想着，她又叉了块龙虾肉放到自己的嘴里，喜欢那种好象入口即化的感觉……

“这里的海鲜真的很好吃，”她显然很满意自己嘴里的食物：“吃再多都不会腻似的。”

方洛炜微微地扬了嘴角，性感的脸上刹时又多了份诱人的温柔，他举起了眼前的酒杯，轻啜了口杯中的香槟，许久才缓缓地开口：“只可惜，太多的海鲜，对会过敏的人来说可不是一大福音。”

她才不管：“我该庆幸我的母亲把我生得百毒不侵，吃什么都不会过敏。”

他没有接口，脸上还是盈着那抹微笑；老实说，他不说话的时候，美得像个雕像，老让她看得有点出神。

“你的话好象不多。”

他的嘴角又上扬了一度，沉稳的他早已不像记忆中那个可可爱爱的小男孩，他又轻啜了口手中的香槟，深邃的眼眸足以溶化每一个女人：“是吗？”他有点不以为意：“只是比较喜欢听别人说话。”

“什么话都无所谓？”她只是好奇。

“什么话都无所谓。”

季曼婷望着他英俊的脸孔，竟霎时不知道自己该些什么，好象有那么一瞬间的时间，心里头莫名地涌上那么一丝丝的悸动。

“你很奇怪，”她低下眼睑，努力地试着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食物上面：“不是很多的男人喜欢听女人说废话。”

“是吗？”他不以为意地轻道：“你是指男人不喜欢听？还是你觉得自己在说废话？”

她抬头，因他的话而感到一阵楞怔，却随即因他眼角的笑意而跟着笑了：“都不是，”她觉得自己好象斗不过他：“只是大部份的男人不会浪费时间听女人说话。”

“那他们都在干什么？”

她怎么会知道：“听男人说话？”

她的回答让他自嘴角并出一声轻笑，低沉富有磁性的笑声莫名地在她的心里头震起层层涟漪：“那么，”他举起手中的酒杯：“我应该不算‘大部份’的男人。”说罢，他一口便喝尽了杯中的酒。

思绪在她的心里头刹时变得混乱，她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只是，他的一举一动好象都在不知不觉当中牵动了她所有的情绪。

就像回到小学初恋他时的那个模样……

“要跳舞吗？”

“什么？”他低沉的声音唐突地打断她所有的思绪，她抬起头，还未能从记忆中回过神。

只见他以头倾了倾一边的舞池，伸了手之后又问了次：“要跳舞吗？”

她望向了一旁的舞池，柔和的灯光和海面映上来的月光，伴随着乐团演奏的八零年代抒情音乐，在不知不觉中仿佛多了种拉丁情调的浪漫。

她回过头，还来不及做任何的决定，他早已握上她的手，缓缓地朝舞池的方向走去。

他的手好大……

牢牢地环住她纤细的手腕，不断地传递着令人迷惑的温暖，她从来不知道记忆中的他在何时已经长得这么大，更不知道心中的那股混乱到底是怎样的情绪，一直到自己的脸颊触碰到他结实的胸口，她才意识到他已不是记忆中的小男孩，而是个成熟的男人了……

“时间过得好快……”

“什么？”听她说话，他必需半倾着身子。

“我还记得，”她抬头望向他诱人的黑眸：“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才到我的额头，”他大概不记得了：“怎么一下子长了这么高。”

“我发育得很快，”他笑着伸手抚上她的头顶：“现在我只能检查你有没有头皮屑了。”

“可不是吗，”她喜欢他说话时语气中那股低沉的性感：“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你，可可爱爱的。现在大概是不能用可爱两个字来形容你了。”

“那你觉得该用什么字来形容我？”他语气里的笑意老让人感到迷惑。

季曼婷再度望向他诱人的脸孔，一股莫名的情愫快速地在她的心里头窜流。

英俊、诱人、温柔，抑或是……性感。

“我不知道。”她选择一个字也不说：“想到了再告诉你。”

他很懂得什么时候住口，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只回给她一抹诱人的微笑。

悠柔的音乐让人莫名地沉醉，这样静静地依在他结实的胸口，竟会让她对戴门感到一种背叛似的罪恶感？

不对！不对！她急忙在心里头告诉自己；她可是在帮好友的大忙呢！她的任务是来堪查洛雪的弟弟是不是同性恋的，怎么会对戴门觉得罪恶感呢？

她又没做什么对不起戴门的事。

只是，一想到同性恋这三个字，她的脑子里随即浮现出那个乔治男孩的影像，她可没忘记，有那种男人在洛炜身边，铁定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对了，”她猛抬头的声音再度拉回方洛炜所有的注意力，望见他专注的眼神，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只觉得喉间刹时变得干涩；她赶紧抿抿自己的

双唇，在支吾了一会之后，才开口接道：“那个叫乔治的男人，他……他是谁啊？”

“乔治？”他挑高了眉头，倒不晓得她为什么会突然提到他：“怎么了？”

“没什么，”她突然觉得心虚：“只是觉得好奇罢了。”

他笑了，对她的问题倒是没有太大的戒心：“只是一个朋友而已，”他又想了一会：“应该也称得上是工作伙伴吧。”

“是吗？”她怎么觉得好象还不只这样？

“在想什么？”看她低了眼睑，什么话都不说，他好心地又问了次。

想什么？

她楞怔了一会，总不能告诉他自己在怀疑他是同性恋的事吧？

“没有。”很老套的说法，心里头却觉得好象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洛雪似的。

当她犹豫了很久，才又准备抬头问他时，一个旋转却刹时让她无法做任何的反应。

舞池里的音乐，不知道何时已变成轻巧的爵士音乐，身旁原本稀稀疏疏的人群，也开始渐渐地涌上人潮。

方洛炜熟练地领着她，一圈又一圈地在舞池中旋转着，那种节奏的快感，好象在瞬间散拨了动感的因子，让整个身子都跟着跳动了起来。

这种舞，她一向只看过别人跳过，却没想到他也会……

“头很昏，对不对？”她看见他扬了抹性感的微笑轻道：“刚学的时候，我的头转都转昏了。”

“你学跳舞？”她很惊讶。

“嗯，”他还是扬着嘴角：“几乎什么舞都学过。”说着，他又转了她一圈。

“可是，”节奏让人很自然的舞动：“大部份的男人不会学跳舞。”

“我说过，”他将她拉近了自己的胸前：“我不是‘大部份’的男人。”说罢，又拉长了自己的手臂，转了她一圈。

现在她真的不懂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他不是“大部份”的男人？

如果他不是“大部份”的男人，那他就是“少部份”的男人啰！这包不包括他是同性恋在内？

她望向他英俊的脸庞，他总是扬在脸上的笑容，很容易感染到身旁的每一个人。

不管了！她决定暂时别去想这个问题；因为这种舞跳起来好象真的挺好玩的。

随着他将自己转得一圈又一圈的，她的嘴角也不自觉地盈上一抹笑意；节奏很容易迷惘人的思绪，她任着他带领着自己，在舞动中寻找另一种快感。

他是不是同性恋，暂时不是那么重要了……

“谢谢你今天晚上带我出去。”

也不知道几点了，回到家的时候好象都有点晚了，跳了一整个晚上的舞，到现在，脚都好象不是自己的似的。

季曼婷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虽然累，却玩得很愉快。

跟戴门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喜欢流汗，所以别说是跳舞了，只要是稍微激烈一点的运动，他几乎都不喜欢。

她已经忘了自己最后一次玩得这么愉快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别说这种话，”他低沉的语调轻柔地说道，眼角还不难看见那一丝笑意：“你搬进来，本来就应该庆祝一下，更何况你还是洛雪的朋友。”

对喔！她不清楚自己为什么突然感到一阵黯然；她怎么差点忘了自己只不过是“洛雪的朋友”。

“还是谢谢你。”她低了眼脸，试着不让他看见眼中那么一丝丝莫名的失望：“我今天玩得很高兴。”

“那就好了。”他显然尽了地主之仪：“时间不早了，你也早点睡吧。”他望着她细致的脸庞，一会像在摸小孩子似的伸手抚向她的头顶：“很高兴你搬进来。”

说罢，在落了抹笑意之后，便转身走向自己的房间。

“晚安。”她在他进门之前急忙地说道。

只见他停下了自己的脚步，在转头望向她之后，脸上又是一抹微笑：“晚安。”他也说道，便随即消失在那扇门板之后。

走廊上瞬间变得空无一人，季曼婷迟疑了好一会，这才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里，轻声地将门带上。

一天就这么莫名其妙地结束了，时间好象在不知不觉中便飞逝了一大段。

她全身疲惫地跌进那张大床之中，思绪却好象跟自己的身体成反比地清醒，她显然一点睡意也没有，脑子里还满是方洛炜迷人的笑容。

他真的变了好多。

跟十二年前的样子一点也凑不上来，根本是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男人。

常常在想，若当初不是以洛雪的弟弟而认识他，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还记得小学的时候，虽然偷偷地暗恋他，但每次看到他，自己总要以一副老大姐的样子出现，即使到今天，她都有同样的感觉。

明明脸红心跳，却还要故作镇定；她知道她还整整小了他三个月！

她叹了口气，一种无奈的感觉在她的心头油然而生；他温暖的手掌好象还环在她纤细的腕上，他抚着她头顶的感觉，让她像个未成年的小女生。

在他的身前，她像个急需要让人照顾的小女孩，别说他以前才到她的额际了，现在的她，根本要垫着脚尖才碰得到他的头顶。

他总是微笑的脸庞让人觉得好温暖，好象所有的防备都因他的笑容而不知不觉的瓦解了。

还有他性感的双唇，好象足以融化怀里的每一个女人。

突然，戴门的影像如烟般地画过她的思绪，她扬了嘴角；刹时觉得自己像个女色狼似的，满脑子尽是他的影子。

可不是吗，她可是有男朋友的人呢，怎么还满脑子胡思乱想的？

最好笑的是，对方还是好友的弟弟？一个很可能是同性恋的弟弟……

她摇摇头，决定甩开一切乱七八糟的思绪，但心中仿佛还有那么一声可是……

如果他不是洛雪的弟弟呢？

如果他不是个同性恋呢？

够了！她快把自己的头甩断了；她真的不能再想了，怎么想得愈多，愈是将自己思绪搞得一踏糊涂。

她是来这里做侦探的，不是来这里移情别恋的。

戴门是个很好的男朋友，只是不像他那么会说笑。戴门是个很有趣的男朋友，只是不像他那么懂得生活的乐趣，还有，戴门他不会跳舞，可是他的舞真的跳得好棒...。

她还记得他领着她在舞池中漫舞的样子.....

不对！怎么想着，想着，竟全替洛炜说起好话来了！

啊！她拿起枕头盖住了自己的小脑袋瓜子，不断地告诉自己；真的不能再想了。

睡意快速地涌上心头，她还是没忘记告诉自己，真的不能在想了。

只是，当意识再也不能自我控制的时候，那道影像仿佛又渐渐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

她到方洛炜正轻柔地领着自己，在水光上面漫舞.....

4

没有工作的早晨都让人格外的慵懒.....

时针慢慢地指向十点的方向，季曼婷这才很不情愿、很不情愿地睁开自己的双眼，对窗外投射进来的阳光眯起了双眼表示抗议。

可能是很久没有玩得那么尽趣了，全身筋骨竟会觉得酸痛。

她伸了个懒腰，又在床上转个身，睡意早已让刺眼的阳光扫得一乾二净，好了，她投降了；在床上赖了这么久，也差不多该起床了。

想着，她才又以极缓慢的速度，半惺忪地自床上站起身，为自己套了件很大很大的T恤。

今天的旧金山又是难得的好天气。

好奇怪，她扬了下嘴角；一向阴阴的旧金山，好象自从她搬来之后就一直是天凉气爽的好天气。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好的预兆？

走下楼梯，偌大的房子里空无一人，除了四处可见的光影之外，根本看不到方洛炜的影子。

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去上班？还是去上课？老实说，来这边这么久了，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她缓缓地走向了厨房，原本刺眼的阳光在绿意的透射下显得十分的舒服，她为自己倒了杯果汁，随手拿了本杂志，才正准备走到客厅里好好坐下来休息之时，一阵关门的声音却刹时拉回她所有的注意力。

她站在原地，静静地望着那扇门板，原以为方洛炜的身影会出现在那扇门板之后，却没想到开门之后所出现的竟然是乔治的身影。

两人在看到对方的时候都楞了一会，但乔治高傲的个性，没一会又是一张不屑的表情。

他将手中的钥匙放在一旁的矮桌上，把这里当家似的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开口的第一句便问道：“洛炜呢？”

但她就是讨厌他这种个性：“我怎么会知道？”

“笑死人了，”他才不相信她说的话：“你跟他住在一起，怎么会不知道

他在哪？”

“住在一起又不是他的佣人，干嘛管他去哪里？”她很懒得理他：“你要知道他在哪里，不会自己去找啊？”她说罢，理都不理地便走到沙发上坐了下来。

但他就是拉不下面子去找他，才开口问她啊！他臭着一张脸，哪里也没去，没一会的时间，便也举步走到她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你跟洛炜到底是什么关系？”他坐下来的第一句话便问道。

季曼婷抬头朝他望了一眼，决定不跟他一般见识：“他姊姊的朋友。没什么关系。”

他抿了嘴，想了一会后又接口：“那你叫什么名字？”

“季曼婷。”她也很大方地介绍了自己的名字：“昨天洛炜已经介绍过了。”

“Gimantin？”他以罗马拼音重复了次她的名字，竟随即为她的名字下了定论：“难听死了。”他说：“男不男，女不女的名字。”

这下她可火了，他什么不批评，竟然敢批评起她的名字？不过，她可不像他那么小人，她的气度大得很……：“我还只是名字男不男、女不女的。总比你的个性男不男、女不女的好吧。对了，”她想了一会：“你叫乔治，是吧？该不是从那个同性恋乐团的名字 乔治男孩，抄袭来的吧。”她说罢，做了一个鬼脸之后，随即又低头望向手中的杂志。

乔治睁大了眼睛，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跟他说话，他沉默了一会，终于下了一个决定：“我不喜欢你。”

季曼婷自杂志里抬头瞄了一眼，随即又将所有的视线专注在杂志上：“很好，”她喝了口果汁：“因为我也不喜欢你。”

“哼，”他高翘的下颚看起来像个女人似的：“谁稀罕你喜欢我啊？”

“我也没说要让你喜欢啊。”她觉得这样跟他抬杠很伤自己的脑神经。

他憋了嘴，一副死不认输的样子，看了就让人很讨厌；虽然他看起来还挺好看的，但男不男、女不女的，再加上他又是洛炜的朋友，才让她更感到恶心。

死同性恋！她在心里头低咒；决定以后都要这样叫他。

“你昨天跟洛炜去哪里了？”他沉默了许久终于开口。

她抬起头，却看见他翘着下颚，撇过脸，显然这句话在他的心里头憋了很久了。哈！

她像寻到宝似的，原来这才是他来的目的地……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如果没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干嘛怕我知道？”

“哈！”看他那副死不低头的样子就让她觉得好笑：“谁怕你知道啦？只不过看你那副紧张的样子，我就想吊你的胃口，不行啊？”

“无聊。”他又撇过脸：“只有你们女人才会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你不是吗？”她轻落了一句，又故意装做很吃惊的样子伸手搥上自己的脸颊：“喔！我差点忘了，你是个男的！”

她的话立刻得到乔治一个白眼，显然这一整个对话让他并不怎么高兴，他一股子地自沙发上站起身，高傲的下颚还是半翘。

“懒得跟你抬杠！”他睨了她一眼，倒是一副挺不屑的样子：“告诉洛炜我来找过他。”说罢，连声谢谢都不说，便大步地朝门口走了出去。

“碰！”

一声用力的关门声，让季曼婷转头望向了那扇大门，从玻璃看着乔治离去的样子，她这又是一个鬼脸：“谁要当你的传声筒啊？”说罢，便又转头望向手中的杂志。

心里却还是低咒；她最讨厌那种没有礼貌的人了！

只是，心里的咕哝都还没有告一个段落，方洛炜高大的身影没多久却出现在温室的那条长廊门口。

季曼婷睁大了双眼，可没预期自己会看到他的出现。

“刚刚是谁啊？”他低沉的语调半疑惑的问道。

乔治的名字才刚挤上她的喉间，却又因脑中的咕哝而全都吞了下去；不！她告诉自己；她才不要让洛炜知道他来过呢！她干嘛一定要当留言机？

“没……”她刚开口就觉得挺心虚的：“没人来啊！就我一个人在自言自语的。我不知道你在家……”

“是吗，”方洛炜只是轻蹙个眉头，倒是没有多想什么，他举步缓缓地走到客厅：“一整个早上都待在温室里面，因为温室装的是隔音玻璃，所以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听到什么声音。”

好险！

季曼婷在心头暗自庆幸，否则不就丑态毕露了？

“对了，”她急忙转移话题：“今天天气这么好，你晚点若是有空，就陪我去逛逛街吧！”没有一个男人喜欢陪女人逛街的……

只见他沉默了一会，好象在犹豫似的，没多久便爽快的一声：“好啊！等我把温室里的东西整理一下，我们就去吧。”说罢，盈了抹微笑之后便又转身朝温室的方向走了进去。

什么？

她睁大了眼睛，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真的答应，还答应得那么高兴？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办？”

选择，是女人逛街的时候最大的难题，就像现在的季曼婷一样，左手一件蓝色长洋装，右手一件暗红色半长袖衬衫，她还是迟迟不能做决定。

她望向眼前的方洛炜，求救似的又是一声：“怎么办，到底是哪一件好呢？你看，”她将衣服提在自己的胸前：“是这件长洋装好呢，”她又换了右手的衣服：“还是这件衬衫好呢？”

方洛炜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脸上一直盈着那抹诱人的微笑；他已经看她这样左右为难少说不下半个多小时了，却还迟迟无法做任何的决定。

每当她好不容易选择了一件衣服，好象随手一拿，又有另外一件衣服够她伤脑筋半天了。

可是，他的脸上一点也没有厌烦的样子，反倒很有耐心地陪她做那种很不可能的抉择。

“怎么比呢？”他似乎觉得很好笑：“一件是长洋装，一件是衬衫，就连颜色也没有一点相同的，真要比较，也要找个有共通点的吧？”

话是没错：“可是……”她嘟了嘴巴，手上的两件衣服又重新衡量了一下：“两件都很好看啊！”总不能叫她放下洋装，或是放下衬衫来做决定吧？

“都喜欢吗？”

“就是都喜欢才难做决定啊！”男人大概永远不会了解这一点。

“那就两件都买啰！”他说得倒是干脆。

“我要是有那么多闲钱，就……”她才刚抬起头，就见方洛炜早已掏了钱包，拿钱给店员付帐去了！“喂！”她急忙叫出声：“你在干嘛啊？叫你给意见，没叫你给钱啊！”

她急着想找自己的钱包，却让他的一只大手抑了住，她猛抬头，就见他的脸上使终是那抹性感的笑容：“就当是我买给你的礼物好了，别计较这一些钱。”

“可是……”

“你不是没钱的穷学生吗？”他笑着伸手抚上她的头顶：“没关系的。”

是啊！她怎么忘了自己跟他说过的话呢？可是……她望向手中的衣服，就连戴门也不曾买过衣服给她啊！怎么可以……

“谢谢。”她还是说，刹时觉得不好意思了起来。

店员客气地为她包装起手中的衣服，当她要伸手接过之时，他又很绅士地为她接过那一大包的购物袋。

“我自己可以提的！”她伸了双手，不好意思让他付了钱又为自己提袋子。

但他却没有让步的意思：“没关系。反正不是很重，没什么感觉的。”

“可是……”她忆起了戴门曾经说，男人拿着购物袋看起来很娘娘腔：“男人拿着这种购物袋，看起来很不好看吧？”

“为什么？”他一点也不以为意：“男人都不买东西的吗？”

“不是，”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大部份的男人应该都不喜欢……”

她的回答得来他一阵低沉性感的笑声，他伸手，再度抚向她的头顶：“我不是说过，我不是‘大部份’的男人吗？”

可是……就是这样她才担心啊！

还不待她的思绪告一个段落，他结实的手臂很自然地搭上她的肩头：“走吧，”他说：“你不是还要去逛 Guess 吗？”

他结实的臂弯总是让人感到莫名的温暖，而这一刻，她又变得迷惑了，迟迟无法理解；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男人？

为什么每每在他的身边，她都觉得好象有那么一丝丝莫名的悸动，又好象可以完完全全地放松似的。

她只是好奇；他真的是同性恋吗？

要不然，为什么一般男人没有的温柔体贴，他全都有了……

“冷吗？”

夕阳让晚风多了种无由的冷涩，季曼婷一阵寒冷的哆嗦得来方洛炜一声关心的问候。

她抬起头，只见他英俊的脸庞在橘红色的夕阳照射下，美得像副画一样；她迟疑了一会，逞强地一声：“不冷。”却没想到话才一落句，自己却情不自禁地又打了个喷嚏。

他笑了，低沉的笑声里有种难以言述的温柔，只见他脱下了身上的薄外套，为她轻柔地套上了肩头：“穿著吧，”他说：“反正我并不觉得冷。”

可是，男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谢谢。”她轻扬了嘴角，还是一声道谢，便又继续着自己漫不经心的脚步。

旧金山是座靠海的城市，右边靠的是旧金山海湾，左边便是太平洋海峡，可是，不管是那座海，每到夕阳落日的时候，都十分的美丽，让整个旧金山市像个海上的城市似的。

来到旧金山这么久，从来没有人愿意陪她这样在海湾漫步，戴门不是个很浪漫的人，这样的举动对他来说总是显得无趣。

可是，对方洛炜来说，却好象不是这样，虽不能说他浪漫，但像这样的日子却已不知不觉地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份。

在他的身旁，她有种莫名的安全感，但更让她迷惑的，是心里头那股复杂的悸动，有好多时候，光是看到他的脸，便让她莫名的脸红心跳。

就像是回到十二年前的日子一样……

“在想什么？”

他性感的语调刹时拉回她远走的思绪，她猛抬头，发现天色已不知在何时暗了，码头的灯光，让整个港口呈现一种昏昏黄黄的浪漫。

而他英俊的脸庞，依旧那么诱人……

“没有，”她轻扬了抹蜜似的微笑：“只是在想这个世界真得好小，这么久没见了，竟然会在这么远的地方相遇。”

“缘份吧。”他的脸上一抹满足的笑意：“不敢相隔多久，多远，都还是会再见面的。”

真的是这样吗？

他的话让她的心头一个楞，因他的笑容而思绪莫名地又是一片混乱。如果真的是缘份，那她生命中的那个男人会不会是他？

“为什么？”她低了眼脸，不敢面对自己越距的思绪：“为什么你总是这么温柔？”她怀疑，这份温柔是不是对每个人都一样？

“温柔？”他显得不以为意：“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我。”

“是吗？”她觉得他只是谦虚，却不知道自己能说什么。

这份温柔让她觉得好迷惑，好象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开始渴望他未知的爱，只想知道在他的拥抱之下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在他的吻之下，又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她心虚地低头望着自己的双脚，毫无目的地踏着前进的步伐，那股复杂的情绪却只能留给自己。

她到底在想什么啊？他可是洛雪的弟弟呢？更别提她是个有男朋友的人了！怎么满脑子尽是一些不守妇道的思想？

一会，她意识到他不知何时消失的脚步，才刚抬头想要找寻他的身影，眼前突然出现的一大束白玫瑰却让她楞了住。

这……

“就当是你说我温柔的谢礼好了。”他性感的脸庞依旧盈着那抹诱人的笑意，他将花递进了她的怀里，轻柔地在她的额上落个吻：“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形容我。”

可是季曼婷望着怀中的白玫瑰，整个脑子却久久没有办法思绪。

他趁她失神的时候去买了玫瑰？这……

迷惘的心刹时一阵感动，美丽的双眸在这一刻竟也感到一阵酸涩，即使是戴门，也从来不会毫无理由地买玫瑰给她，可是他……

“小心！”

一阵叫喊声顿时拉回两人的注意力，只见一群十五、六岁的小鬼正溜

着直排轮刀，失控地朝他们的方向冲来。

她根本还来不及做任何的闪躲，眼见着自己就要跟一个小鬼撞上了，方洛炜一个转身，便将她牢牢地抱在自己的怀里。

小鬼一伙人匆匆而过，而他结实的胸口却反让她更加的脸红心跳。

当一切再度回复原有的宁静，她只觉得自己急促的心跳声仿佛显得格外的刺耳。

他温暖的胸膛很容易让人变得忘我，他英俊的脸庞让人容易变得不知所措；她抬起头，凝望他诱人的双眸，有那么一瞬间，她几乎以为他会倾身吻她，可是，他却只是扬了抹微笑，温柔的大掌这又轻抚上她的头顶。

他的笑声里有种让人难解的情感，只听见她在她的耳边轻语：“这个样子要是让你的男朋友看到了，可能要花上好一阵子解释了。”说罢，在她的额上轻落个碎吻之后，便起身离开她的身旁。

那股燥热，如火山爆发般地涌上她暂白的脸颊，因他低柔的言语，她再度变得不知所措。

在苍皇失措之际，她竟发现自己有那么一丝丝的期待？

可是她还来不及触及他诱人的双唇，他便离开了！

是因为她没有魅力吗？还是因为他对女人根本没有兴趣？刹时间，她的脑海里涌上了一大堆的问号，单望着他宽厚的背影，她却怎么也得不到一个答案。

“走吧，”他的声音拉回她所有的注意力，她回了神，在他的脸上望见那抹令人陶醉的笑容：“我们去吃个东西吧。”

而这一刻，她还在自问；他真的对她一点兴趣也没有吗？

夜晚容易让人的思绪变得清晰……

坐在宽敞的客厅里，大半的天窗让整个星空显得一览无遗。

方洛炜独坐在那张舒适的沙发上，仰头靠在身后的椅背上，思绪随着闪烁的星光，不自觉地漫游。

他的脸上仍是那抹浅浅的微笑，即使没有灯光的照射下，他的魅力依旧没因此而减少多少。

他缓缓地拿起了手中半发黄的照片，慢慢地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手中的那张照片上；那是一张很久的照片，照片里的他，还是个不懂人事的小男孩，而在他身旁的正是他的姊姊 洛雪和她的朋友 季曼婷。

小时候的他，总是让洛雪欺侮，反倒是曼婷，虽然小他三个月，却整整大了他一个年级，每每洛雪在欺侮他的时候，她总会出来护着他。

想到了那段童年，他扬了嘴角，暗笑；怎么会忘记呢？

即使过了十二年了，记忆还是如往常一般清晰，而他，只觉得好笑；有谁会的忘记自己初恋的对象呢？

只是，听洛雪说她已经有男朋友了，他自然不能做出什么过份的举动。

想着，他又望了眼手中的照片，只觉得记忆中的她似乎没有因岁月而改变多少，总是暂白的脸颊还是映着淡淡的苹果红，小巧的嘴巴还是让人想一亲芳泽，没有了孩提时的小孩子气，她的身上开始散发一种女性的美丽。

他望向自己的大手，她纤细的腰肢，好象在他的手中一捏就会碎了似的；从来不知道十二年后的她，竟会是如此的美丽。

若不是因为碍在她还有个男朋友的份上，他怕自己早已控制不了心里

头的那股情绪。

不过，光想着就让人觉得好笑；时间真的可以让人改变好多。也不知道老姊到底安的是什么心，竟让两个人相隔了十二年后，又再度见面。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仰头望向满天的星空，思绪又随着漫无边际的星空，慢慢地回到了童年相聚的年代。

而季曼婷美丽的脸庞，也随着熟悉的记忆，缓缓地在脑海中变得清晰。

世界真的好小.....

绕过了整个太平洋，他们两个竟然又在异乡碰面！相隔了十二个年头，对她那股莫名地情愫，至今还在心里头隐隐作祟。

还记得刚见面的那个时候.....

他性感的脸上又是那抹极具魅力的微笑：“怎么会忘记呢.....”

5

如果他不是同性恋，一定会对女人有反应的！

季曼婷坐在镜子前面，好象为自己做了什么决定似的，直直地盯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经过这几天努力的观察之后，她终于决定豁出去了，为了方家的后代子孙着想，她决定自己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

虽然不知道方家的后代子孙跟她扯得上什么关系，可是.....不管！不管！她已经决定不管方洛炜到底是不是同性恋，都要将他拉回正轨。

她怎么做？她想都不用想；当然得要她亲自出马才行，只是.....

她想起了那天在海湾的景像，他性感单薄的嘴唇仍让她感到一阵无由的燥热；她伸手缓缓地触向自己的嘴唇，觉得自己总在期待他温柔的吻似的。

可是，他对她根本一点兴趣也没有，这.....

顿时间，她开始不知道自己的计划到底会不会成功，如果他对她一点感觉也没有，叫她要怎么样才能让他有所反应呢？

她缓缓地抬头，仔细地审视了自己；镜子里的她有张标准的鹅蛋脸，苍白如脂的肌肤好似吹弹可破，铜铃般的大眼明亮有神，两颊还是映着淡淡的苹果红，娇艳的双唇总令人不禁遐想。

她虽然没有模特儿高挑的身材，却十分的玲珑有致，虽然没有波霸般的身材，却该有的都有。

可是，他还是对她没有反应。

难道是她对他来说还不够漂亮吗？还是他根本对女人一点兴趣也没有？

嗯.....她以双手支起了下颚，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还是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吸引他的注意呢？

“早。”

阳光普照的早晨总让人的心情显得格外的愉快，方洛炜喝了口水，因她的声音而自报纸里抬起头来，却差点让眼前的景像而将刚吞进喉咙里的水呛了出来。

刚起床的季曼婷，什么也没穿，只穿了一件刚好遮到屁股的白色 T 恤，正缓缓地自楼梯口走了下来。

阳光透过她的白 T 恤，将她玲珑有致的身材描绘得一清二楚，而她伸个懒腰的动作，便把那件偌大的衣服撩得半高，几乎一双均匀修长的腿和娇俏的屁股，都让人看得一览无遗。

像这样清爽的早晨，方洛炜可一点都不期待自己会看到现在这个画面！

但他很快的便收拾起自己的视线，冷静地低头望向手中的报纸，一向稳定的他，早已懂得怎么掩饰自己的情绪，而方才那抹急逝的惊愕，让人怎么也无法查觉。

“早。”

他回答得到是镇定，心里却是一声嘀咕；要不是看在她有男朋友的份上，她这个样子早让男人非礼了！

看他什么反应也没有，季曼婷的心里自然又是一阵沮丧，她走下了楼梯，满肚子的牢骚；他果然对她一点反应也没有。

找了一整个早上，这已经是她能够穿得最少的衣服了，而他竟然还是无动于衷，别说是有什么反应了，他根本就只是抬起头看她一眼罢了，把她当个有穿衣服的女人。

好吧……她瞄了眼自己；她是有穿衣服没错，可是很少啊！至少他该有点反应才对！

怎么一声早之后又低头看报纸了呢？

难道她真的这么没有魅力？

她走至洗手台，为自己倒了杯白开水，才想一熄心头那股莫名的不满，灵活的小脑袋瓜子刹时又是灵机一动。

“啊！”

她的尖叫声这又拉回方洛炜的所有注意力，他自报纸里抬起头，就见水龙头的水不知怎么地，竟在这个时候撒得到处都是。

他看见季曼婷努力地伸了双手要关上水龙头的水，却因为眯着双眼，和水压太大而一直无法前进，等到她好不容易将水龙头关上了，早已是湿漉漉地一身。

水珠让她原本的白 T 恤显得更加透明，若有若无地服贴在她皙白如脂的肌肤上，更加突显她诱人的身材。

她湿透的头发在零散当中，有种野性般的美。

“真是的！”她故意甩甩两手的水珠，佯装无知地吐吐舌头：“没想到才用力一转就那么大的水，”她才没真的没大脑到那种程度：“现在全身都湿了。”而她，还站在原地。

好吧！她是挺满意自己的“杰作”，把自己弄得像 Playboy 的封面女郎，真的做得很过份了吧！他再怎么也该给她一点精神上的鼓励才对！总不能像刚刚那样一点反应都没有吧？

她灵巧的大眼仔仔细地盯着他性感的脸庞，好好地观察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她才不会因为自己一时的大意，而忽略掉他的任何一个动作呢！

却见他的脸上再度盈了那抹性感的微笑，而后缓缓地放下了手中的报纸，起身走向了浴室。

没多久的时间，便见他自浴室里拿出了一条大毛巾，轻柔地为她擦拭一身的湿漉。

“这样玩水，”他低沉的声音听起来好温柔：“很容易感冒的。”他仿佛不当那么一回事，仔细地为她拭去身上的水珠。

有那么一刹那的时间，她的心头又是一阵莫名的感动，好象他的每一个触摸，都要逐渐地将她溶化似的。

不对！不对！她急忙拉回自己所有的理智，她怎么可以让自己沉醉在他的温柔里呢？

她的计划是诱惑他……不！不对！是将他导向正轨！

怎么反让自己陶醉了起来呢？

可是，那股羞涩如潮浪般快速地袭上她暂白的脸颊，她甚至可以感受到那股燥热不断地在脸上扩散，好象每一个细胞，此刻都在身体里头鼓鼓作祟……

在他还来不及做任何反应之前，她赶紧抢下他手上的大毛巾，盖上自己一脸的嫣红，只落了句：“我去洗澡了！”便二话不说地朝浴室里跑了进去。

碰一声之后，季曼婷的身影便完完全全地消失在门板之后。

而方洛炜的双手还楞在半空，没多久的时间，便让脸上的那抹笑意占据了所有的思绪。

单纯的她，所有的心绪都在脸上表达得一清二楚，这算是在诱惑他吗？他不太敢做太过份的假设。

已经有男朋友的她，应该不会做出那样的事，只是……

她的样子像在做探试，如果真如同他所想象的，那么，她又想知道什么呢？

他没有允许自己做太多的思考，没一会的时间便又转身走向了椅子上坐了下来，看起了原有的那份报纸。

只是，所有的注意力已经变得很难集中了。

脑中一直不断浮现出她诱人惹火的身材……唉！他叹了口气；再这样下去，只怕所谓的自制力便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老天！

季曼婷以两手支在洗手台上，急促的呼吸怎么也无法恢复正常。

原本暂白的脸，在这个时候早就已经像蕃茄一样鲜红了，她还是不断地问自己，怎么会这样？

她不是应该诱惑他的吗？怎么他的一举一动反而让她像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一样？

不应该是这样的！她的脑子还是不断地提醒自己；不应该是这样的！她是个有女朋友的女人，怎么还能对一个小学初恋的男人有如此的生理反应呢？

她慢慢地抬头望向镜子里面的自己，仔细地巡视了下一身的邋遢；那湿漉漉的衣服紧紧地服贴在她凹凸有致的身上，让她呈现几乎全身赤裸的状态。

老天！她捂上自己的脸，仍是不敢相信自己现在一身的打扮；即使跟戴门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不曾这个样子。

可是，他怎么能……

她突然觉得有点沮丧；他怎么能一点反应也没有？好象她真是发育不全的女人一样！

完了！

她沮丧地将整个头埋进自己的手掌里，这下真的完了！不但帮不了洛雪，连自己一辈子的名誉也跟着毁了！

怎么办……

过了很久很久的时间之后……

季曼婷蹑手蹑脚地自浴室里走了出来，身上还是只围了一条半大不小的浴巾。

可是这次她不是故意的，原因是因为方才紧张地跑向了浴室，根本没有带任何换洗的衣服，找遍了整个浴室，就只有这条浴巾大得足以将整个身子遮住，所以她只好以现在这种姿态出现。

好吧！她低头朝自己睨了眼；或许该说是只能遮住半个身子……

她羞红着脸，楞楞地站在原地，有种不知所措的尴尬。就因为她太过于注意他的反应了，反让自己变得手足无措。

“好了吗？”才刚踏出了浴室，方洛炜便低声的问道，他英俊的脸上还是扬着那抹性感的笑容，体贴地为她端了杯热茶：“你进去里面好久，还以为你昏倒了呢。”

“呵。呵……”她只能傻笑，反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昏倒了……她想；也差不多了。

“喝点热茶吧，”他为自己倒了杯热茶后又接口：“这种花茶的味道很香，也很提神的。”

“不……”她实在不好意思拒绝，可是，以她现在这个样子的装扮……叫她怎么围着一条大浴巾，很镇定地在那品茶呢？“不了。”她暂白的脸颊莫名的抹上一片红晕：“我……”她又低头瞧了下自己：“我还是先去换件衣服好了。”

“好吧，”他识趣地扬了抹微笑，心里头却是一阵可惜：“那就等你下来啰。”

“嗯。”她除了点头之外，觉得自己根本像是个哑吧。才急急忙忙地想从他的身旁直奔向楼梯口，却在他身边的时候，因一个不小心踉着一旁的椅子，一个倾身便直直地往地面上跌去。

“小心。”

方洛炜说道，以一只大手毫不费力地便揽上她的腰，让她免于跌倒的恶运，可是身上的那条大浴巾却在这个时候从她身上落了下来。

暂白如脂的肌肤在瞬间变得一览无遗，季曼婷赤裸裸地呈现在他的眼前，曼妙的身躯此刻正依附在他结实的臂膀里。

惊愕的气氛将空气凝结成一片宁静，她的脸如红透的苹果，除了心中的不知所措，她半张的小嘴，久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老天啊！她恨不得有个地洞让她钻进去算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那份惊愕在方洛炜的脸上根本让人无法查觉，只见他性感的嘴唇极缓慢地弯屈成一条美丽的弧线，半弯的眉宇却永远让人无法猜透。

他轻轻地将她放至地面上，而后低身为他拾起了落在地面上的那条大浴巾，温柔地为她围上胸际。

“慢慢走，”他说：“否则很容易跌倒的。”他低柔的语句，好象对她的赤裸，一点反应也没有。

可是，季曼婷却没有办法像他一般镇定，除了满脸的燥热之外，她的脑子里根本一片空白。

她拎紧身上的那条大浴巾，连谢谢都没有办法说一声，转身便朝楼梯跑了上去。

完了！

她在心里头低语；真的完了！现在她真的一点名誉也没有了！这样一身赤裸裸的站在他的面前，别说他会有什么感觉了，他根本连一点反应也没有！

这叫她以后怎么在他面前抬起头来嘛！

那股燥热不断地在她的粉脸上扩散，而她还是不断地低咒；该死的洛雪，这个调查真的会搞得她身败名裂了……

一直等到她的身影消失在楼梯的彼端，方洛炜这便像整个人松了口气似的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今天真的是他做自制力测验的一天了。

看惯别人裸体的他，这还是第一次对一个女人的裸体产生任何的反应，还好她跑得快，否则自己恐怕也要跟着出丑了。

他叹了口气，望向眼前的花茶，在那浓郁的香味当中，仿佛渐渐地浮现出季曼婷美丽的容颜。

她肌肤的那种细滑触感，好象还隐隐约约地残留在他的指尖当中。

有那么一刹那的时间，他只想将她紧紧地拥在自己的怀里，慢慢地挑逗她敏感的感官神经，细细地品尝她诱人的红唇。

可是，他的理智可没让他做出任何越轨的事。

他摇头，黯笑自己的老规矩；有男朋友的女人，他一向不会动手，他可不会替自己惹上任何的麻烦。

只是……

让他有感觉的女人……他轻扬了嘴角；这还是他从事裸体摄影以来的第一次。

说到裸体摄影……对了！她好象还不知道他的行业！

想着，他的笑容在脸上逐渐地扩大，但笑意里却有种莫可奈何的无奈；洛雪丢给他一个这么大的难题——一个十二年前暗恋的初恋情人。

这下可麻烦了，看来以后非得要好好的控制自己的情欲不可了。

“到底怎么样嘛？”

电话的彼端传来方洛雪急燥的声音，而季曼婷却紧抿着嘴，什么话也没说，心里还因为今早的事而感到沮丧。

她真的不会再比今天更丢脸了，根本已经一丝不挂地在他面前转了一大圈了！

可是，方洛炜性感的脸庞至今还清清楚楚地映在她的脑海里头，她永远忘不了他看见她裸体时那副镇定的模样……

好象把她当个隐形人似的。

“什么怎么样？”她的语气里有种呕气似的咕啾声。

“你知道的啊！”方洛雪这又说道：“就是叫你帮忙注意我弟弟的事啊！你到底有没有发现什么嘛？”

“什么，”她故意装傻：“都还没有发现。”

事实是，她怎么好意思跟洛雪说，她弟弟对自己裸体的样子，一点反应也没有？

真要这么说，岂不是一辈子的脸都丢光了？

“怎么会这样？”洛雪的语调像是不相信的样子：“难道是因为知道你住进来的关系，所以就叫他的‘男朋友’不要过来？”

男朋友？

洛雪讲话的样子像是已经承认自己的弟弟是个同性恋似的。

“乔治，”她的脑海里紧跟着浮现出那个死同性恋的样子：“他只是你弟弟的朋友，不是他的‘男朋友’，你别那么紧张嘛。”

“这么说，你见过他啰？”

“见过。”方洛炜的影像又莫名其妙地跑上她的脑海里：“没什么好担心的。”她说道，却有种口是心非的感觉。

“反正，曼婷。”洛雪还是再三叮咛：“你要帮我把洛炜看好，不要让他给那个同性恋带坏了！”

呵！呵！季曼婷在心里头干笑；这不就是她努力在做的吗？

为了不让洛雪的弟弟误入歧途，她连自己的清白都没有了……

“好了。”她还没开口，电话的另一端又传来洛雪的声音：“我要走了，上班快迟到了！改天再打电话给你了。”

“喔。”

她连再见都还来不及说，电话的那端已经传来洛雪挂断电话的声音。

她朝着手中的话筒楞了一会，这才缓缓地挂了电话，任着思绪毫无头绪地漫游。

方洛炜的影像总在她的心里头排了第一顺位，一旦自己没什么事可做，他一定是第一个跑上她空空的脑袋瓜里。

唉！

她叹了口气，心情感到莫名的沮丧。

现在该怎么办？连看到他都觉得有点困难了！叫她怎么继续完成洛雪交给她的任务嘛？

她翻个身，将整个身子埋进那张柔软的大床里，还是怎么都挥不去他那抹诱人的笑意。

她喜欢他深邃却总是半弯的眼眸，喜欢他微笑时，那两片性感的嘴唇所形成的美丽弧线，更喜欢他总是温柔的态度，和他结实温暖的胸口……

每一想到他，她对戴门就有种莫名的罪恶感。

怎么会这样呢？

她不是只为了帮忙洛雪才搬到这里来的吗？怎么搞到最后，就连看到他都让自己的呼吸变得困难了？

唉！她不自觉地又叹了一口气；为什么他会是同性恋呢？

如果他不是，不知道会迷死多少的女人？

说不定就连她也会有那么一丝丝的情不自禁……

想着，她又头大了；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晚上上了……

季曼婷缓缓地走下楼梯口，还在阶梯上，便看见方洛炜高大的身影此时正安静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专心地看着手中的书。

客厅里放着悠柔的古典交响乐，轻轻柔柔的，好象连时间都跟着变得缓慢了。

她静静地站在原地，只感觉整个空气仿佛都跟着凝结了，整个视线除了他以外，根本很难做其它的思考。

她就这样站在原地楞了好一会，叹了口气后，这才缓缓地继续自己的脚步。

没有办法的，她告诉自己；再丢脸的事，迟早都还是要面对的……

“嘿。”

季曼婷的声音刹然地打断方洛炜所有的注意力，他抬起头，在望见她的身影之后，脸上随即扬了抹温和的微笑。

“你还好吗？”他放下手中的书：“你一整天都在楼上。”

“嗯。”她尴尬的点点头，脑子里还没忘记那个难堪的景像：“我很好。”她在他身旁的位置坐了下来：“只是，今天早上的事，我很抱歉。”

“抱歉？”他显得不以为意：“为什么？”

为什么？

她很惊讶他会这么问：“你知道的，”她低了眼脸，皙白的脸颊莫名地又红了大半：“就是今天早上的事。我……”

她的话都还没有讲完，方洛炜低沉性感的笑声便又在耳边轻柔地响起，她抬起头，就见他的脸上此时又是那抹诱人的笑意。

“没关系的。”他的笑容总让人觉得好舒服：“意外是常有的时，没有必要道歉。”

可是……她还是觉得很丢脸啊！

“忘了吧。”他温暖的大手这又覆上她的头顶，那股暖意莫名地直窜她的心里，她听见他低沉的声音轻语：“想太多会对健康有不良的影响喔！”

她笑了，所有的紧张仿佛在瞬间全一扫而逝。

她很自然地仰躺在他结实的臂弯，舒服地靠在身后的椅背，第一次发现这半个天花板的天窗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星星满天的夜空。

“很美，对不对？”

他的声音又拉回她所有的注意力，她转头，就见他明显的五官在此刻显得格外的美丽。

她听见他又开口：“这样坐在沙发上，感觉就好象在沙滩上看星星一样。”丝毫没有注意到季曼婷因凝望他而略显失神的表情。

有那么一刻的时间，思绪在她的脑子里显得模糊。

如果……她听见心里头有那么一小道声音这么悄悄地问自己；如果，在十二年前初恋他的那時候，她鼓起勇气跟他告白了，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她还会认识戴门吗？她还会来旧金山吗？他会认识乔治吗？更重要的是，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就在那么一刹那的时间，她真的好想知道……

“洛炜？”

她的声音轻易地拉回他所有的注意力，他转了头，深邃的双眸总是温柔地让人迷惘：“嗯？”他轻应了声，专心地等着她开口。

言语好象因为他的凝视而瞬间组织不起来了，她迟疑了好一会，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开口：“你……”她还是一阵犹豫：“你记得吗？”

“什么？”他没听懂。

“我是说，”她抿抿干涩的嘴唇：“我是说，你还记得十二年前的事吗？就是当我们还是小鬼的时候……”

“十二年前？”他沉声了好一会：“好久的事了。”

“可不是吗？”她轻扬了嘴角：“可是那是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

“是吧。”他以笑声回答了一切：“不记得了，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她赶紧低了眼睑，心里头有种莫名的心虚：“没什么。只是想知道你对那段记忆记得多少。”

“不多了，”他的脸上又是一抹诱人的微笑：“所有的记忆都零零散散的，就只记得你是洛雪的朋友。”

可是，他的话却让她的心头莫名地一阵黯然，原来在他的心里头，除了洛雪的朋友之外，他对她根本一点记忆也没有？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期待什么？期待他对自己或许有那么一点点的记忆？

“不早了。”他的声音又拉回她远走的思绪，她回了头，见他正缓缓地自椅子上起身：“我明天还要早点起来呢。你也早点去睡吧。”

还等她开口，他落了一抹微笑之后，便转身朝楼梯口的方向走去。

那抹黯然瞬间又在她的心头扩散；怎么会记得呢？她听见自己心头一声自嘲；都过了这么久了，他怎么还会记得那段童年往事呢？

可是……

为什么，心里头好象让人掏空了一大块似的；因他对自己毫无印象的记忆，而感到一阵莫名的心痛？

究竟是为了什么？

走上楼梯的方洛炜，一进自己的房门之后，脸上便扬了抹淡淡地微笑。

他缓缓地褪去了身上的衣服，不经意地瞄见桌上那张发黄的照片。

怎么会不记得呢？

在相隔了这么久之后又再度重逢，他十二年前的初恋到现在可没有减少多少！这些年来认识了许多的女人，总是在她们身上找不到相同的爱恋。

而今她又出现在自己的生活里，怎么会不记得呢？

只可惜，己是名花有主的人了，他可不会那么轻举妄动，那段初恋的回忆就暂时留给自己好了。

他望向了窗外；今晚的旧金山夜空似乎显得格外的清澈，他轻叹了一口气；看来，今天又是一个难眠之夜了……

“真是的，为什么你不是同性恋呢？”

方家颇大的温室里，四处是稀奇古怪的植物，从南非的特有花种到亚马逊河的大型植物，几乎样样都有。

满室的绿意阳光的透射下，呈现出一片让人感到宁静的温和。

乔治赤裸着身子，站在一大盆大型绿叶前面，摆着好不容易调整好的姿势，半噘着嘴咕哝道。

方洛炜扬着嘴角，低头调整着手中超精密的摄影机，透过镜头望向眼

前的乔治后，才又接口：“别嘟嘴。”他命令道：“我不想浪费底片。”

乔治翻了一个白眼，这才听话地收回了半嘟的嘴唇，在听见他按下快门之后，又不情愿地抱怨道：“女人到底有什么好的嘛？又麻烦，又爱吃醋。三天两头就爱找架吵。”

“至少摸起来不会毛茸茸的啊。”他还是盈着那抹笑意。

“我也可以把毛剃掉啊！”乔治倒是不服气。

“感觉还是不一样，”他笑了：“不过，如果你是女人，我就可以考虑看看。”

“哼。”乔治扬高了下颚，就是讨厌他说这样的话：“我才不想当女人呢！”他的口气还是那么高傲：“她们麻烦死了。”

“是吗，”洛炜趁机又按了下快门：“那实在太可惜了。”

每次跟乔治照像的时候就非得要听他在那边咕哝，只可惜，每次跟乔治照出来的作品又是他最满意的杰作。

从乔治身上，他总是可以找到男人的固执及女人的娇柔，所以在照像的时候，总是可以轻易地表达出他想要的情境。

所以只好忍着耳根子，专心地把工作做完。

“那个笨女人知道你喜欢她吗？”乔治换了一个姿势之后又接口问道。

这一问却让方洛炜自镜头里抬起头来：“你知道？”他从来不认为自己跟谁提过这件事。

他惊愕的表情反倒得来乔治一声不屑：“怎么会不知道？就是你常带在身上那张照片中的女孩啊！”闭着眼睛都知道是谁。

“可是，”他倒觉得好笑：“那是很久以前的照片啊！”

“拜托，”乔治这又是一个白眼：“全世界能够笑得那么白痴的人不多，你当我真的那么没大脑啊？”

可是……

他又低头望向照像机镜头，乔治高傲的表情衬着绿叶，形成一副很美丽的照片，他趁机又是一个快门：“不一定把照片带在身上就表示什么。”

“认识你这么久了，”他很想承认：“光看你看她的表情就知道了，只有那个白痴女人才一点都没有发觉。”

“她有男朋友了。”

“那你还浪费时间干什么？”乔治睁大了眼睛，倒是不知道这一点：“已经有男朋友的女人就跟死了会一样，没有必要再浪费那个时间。身旁多的是有心的人。”他指的是自己。

“可是，”洛炜浅浅地扬了一抹微笑：“我并不急着找伴侣啊。没有女朋友并没有让我的生活很难过。”

“死脑筋。”乔治又是一声轻哼：“都说过女人很麻烦了，还找‘女’朋友干什么？”

“是吗，”他又按了下快门：“等我哪一天对女人厌烦了，一定第一个找你！”

“Dah。”乔治翻个白眼，这句话他不知道听过几百次了。真要等到洛炜对女人失去了兴趣，可能连他的头发都等白了。

方洛炜在此时又按了次快门，卷片的声音却在这个时候响起。

“底片没有了。”他望着眼前的照像机后又抬头望向乔治：“你先休息一下。”

“哼。”他还在呕洛炜的气，跨步便朝温室出口走去。

“你要去哪？”望见他离去的身影，洛炜整理着手中的像机问道。

“喝水啊！”乔治倒是连头都不回：“光是跟你抬杠，嘴都渴死了。”

“总要穿件衣服吧！”

“怕什么？”他才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又不是第一次在这照像。”

说着，便见他的身影消失在温室门口。一直倒看不到他的身影，洛炜无奈地叹了口气，便又低头整理自己的像机。

这个乔治，他真的败给他了；真的是一辈子改不了那个性子。

“完了！”

当阳光撒进了整个窗口，季曼婷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睡过头了，她火烧屁股似的自床上跳了起了，随即急急忙忙起为自己套了件衣服，随手整理了整桌的设计图。

昨晚答应凯莉今天要送进公司的设计图，这下可能又要迟到了！

惨了！惨了！她在心里头干著急；这一阵子不进公司已经够让她呕气了，现在又迟到……

她甚至不赶想凯莉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一整理好了之后，拎着那一大团的设计图，便匆匆忙忙地自楼梯口跑了下去。

“啊！”

一下楼梯便看到乔治一身的赤裸，让季曼婷差点没丢了手中的设计图，她的脸在瞬间成了一片鲜红，开口便是大骂：“你在干什么？”

没有人一大早起来就看见一个男人光溜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

她的叫声让乔治吓了一跳，便一看见是她之后，他高傲的表情一下又全浮上那张俊秀的脸庞。

“干什么？”他当她是白痴似的：“喝水啊！你不会看啊？”

“那……”她甚至不赶直视他的身体：“那你为什么不穿衣服？”

“干活啊！”他为自己倒了杯水：“干嘛穿衣服？”

“干……干活？”怎么会在这里？“跟……跟谁啊？”

她的问话倒让他挑高了眉头，原来她不知道洛炜是做什么的？这下好玩了……

他扬高了下颚，优雅地朝她的身边走近：“还有谁啊？”他让整句话听起来好暧昧：“洛炜啊！一大早就叫人来做工，累死人了。”他伸了五指在脸上煽煽风，又喝了口水。

“你……”她才不相信这个死同性恋说的话：“你骗人！”

“谁有那个美国时间骗你啊。”他才不屑：“不信，你就去问洛炜好了。不过，可别打扰我们‘干活’呢。”

这……

还不等她做更多的问话，他一个转身又朝温室里走去。

她楞楞地站在原地，思绪又在瞬间成了一大片的空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乔治会光着身体走来走去的？

难到，洛炜真的是……

她犹豫的脚步在听到一阵钟声之后便完全恢复了理智；惨了！她怎么忘了手中的设计图呢？

她没有走向温室，转身便朝门口跑了出去。

完了！完了！这下真的赶不上开会了……

“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乔治一进温室便扬了半高的嘴角，得意的表情让方洛炜不禁问道。

“没事。”他缓缓地走向了绿叶前，脑子里还是方才季曼婷那副惊愕的表情。

“那你干嘛笑得那么诡异？”

“高兴啊，”他才不准备告诉洛炜：“不行啊？”

“真是奇怪。”洛炜扬了嘴角，摇摇头，心想；永远没有人知道他的脑袋瓜里到底在想什么。

可是，乔治却得意了；这下，她不误会也不行了……

当整个会议好不容易结束之时，季曼婷整个人如释重负般地松了一口气，好象这一整个下午的忙碌和紧张，到这一刻都宣告段落似的。

设计图稿经客户同意之后，现在就只等工程动工了。

Anderson 算是公司的老客户了，公司为了她这一次“长假”，个个都捏了一把冷汗，好险现在开会通过了，也就没有她的事了。

只要三不两时去盯个工，直到工程结束后整个交屋，整个案子就宣告结束了。

站在哥伦布大道上，正好可以看到旧金山著名的三角大厦，到处都是斜坡的道路，让整个旧金山市形成一个很特别的都市。

她叹了口气，一抹浅浅的笑意跟着慢慢地浮上她的嘴角，或许是因为把自己的工作做完了，所以才更能欣赏旧金山的特色。

她低了头，凑巧看见一对同性恋情侣正卿卿我我地从她的面前走过，乔治的影像竟也跟着在这个时候很不识趣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他诡异的笑容刹时在她的脑中变得清晰。

老天！她的粉脸在瞬间变得嫣红；不敢相信她竟然差点忘了今天早上发生的事！

那个死同性恋！她在心里头低咒，害她现在一想到他还会觉得脸红，竟然光着身子在家里走来走去，还那副暧昧的模样，好象他跟洛炜真发生了什么事似的！

害她现在也开始怀疑方洛炜到底是不是同性恋了……

不！理智这又将她拉回现实；不行！她绝对不能让方洛炜被那个死同性恋带坏，她要回家好好的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不要让乔治就这么呼咙过去呢！

想着，才正准备转身为自己招一辆计乘车，一个念头又刹时让她停了脚步。

戴门的公寓就座落在哥伦比亚大道上，离她现在所站的位置并不太远；好象自从那一次跟他通过电话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回来了没有？

虽然，她真的很想回去问方洛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一种对戴门无由的罪恶感，让她打消了回去的念头。

反正，回了家还可以看到洛炜，可是，这么久都不关心一下自己的男朋友，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算了，她在心里头低喃；就暂时饶了乔治，她还是先去看看戴门回来

了没有好了。

这么久没看到他了，都差点忘了自己还有一个男朋友呢。
想着，便迈开了脚步，朝戴门公寓的方向走了过去。
而洛炜是不是同性恋的事，那就只好等到晚上再说啰……

7

“叮当——叮当——”

这是季曼婷按的第二次门铃声，她已经站在这扇门前好一会了，可是一直迟迟都不见任何人来开门。

如果戴门在家的话，通常都会不久便来开门，可是她都已经站在这里这么久了，却一直都不见任何的反应。

应该是还没有回来才对。

她叹了口气，不经意地将视线移至窗外，戴门的公寓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高级地段，新式的建筑老喜欢用大量的玻璃，好让阳光可以轻易地投射进屋内。

十五楼的高度，让她几乎可以轻易地俯视整个旧金山市区及海港的船只，她轻扬了嘴角；像戴门这种三天两头不在家的人，住在这种高级住宅区似乎显得浪费了一点。

她转头又望向那扇门，还是不见任何的反应。

原想就此作罢，打道回府的，可是一念头却又在此时如烟般地划上她的脑海。

她还记得有一次戴门忘了带钥匙，不小心望见他在地毯下拿出了一把备用钥匙，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那个地方？

就单纯只为了好奇，她低身翻开了脚上的地毯，在看见那把钥匙之时，笑意不自觉地在她的脸上扩大。

哈！有种寻到宝似的兴奋；原来他真将自己的备份钥匙藏在地毯下！

她拿起了钥匙，原想开门，心头却莫名地一阵犹豫；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她自问；戴门从来不知道她知道备份钥匙放在哪的事，这样唐突的进去应该不太妥当？

可是……

她又望了眼手中的钥匙，这又笑了；反正他也不在家，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担心什么？还去进去看看，顺便帮他整理一下好了。

想着，她便伸手开了那扇紧闭的门……

“啊——戴门。”

随着那逐渐高涨的激情快感，苏珊情不自禁地又是一阵呻吟，她修长的双腿屈膝地跨坐在戴门的腰际，以双手贴附在他结实的胸口，支起自己赤裸的身躯，技巧地摆动着娇俏的臀部，努力地在他的身上寻求更多的快感。

而戴门则躺在那张舒适的床上，以双手握住她纤细的腰枝，用着不规则的韵动，更加深入她温热的女性地带。

汗水在空气中凝结成浓厚的性爱气息，激情在韵动的速度中逐渐地高涨。

“门铃声，”苏珊在刺激的快感之中仍保有理智，急促的喘息中仍半扬着嘴角：“你不去应门吗？”

“别理他。”他倒是洒脱，挺身更加深入她的体内：“大概又是推销人员。”

“如果是你的女朋友呢？”

戴门扬了嘴角，英俊的脸上一抹性感的微笑：“那就更不用担心了。”他说得自信满满：“她没有钥匙，进不来的。更何况，她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

“你真坏。”苏珊扬了嘴角，一点也没有那个意思。

戴门笑了，伸手将她纤细的身躯一把搂进自己的怀里：“不坏，”他邪恶地咬上她的耳垂：“这个时候怎么会跟你在这里呢？”

“难怪你都不让你女朋友过来跟你一起住，”苏珊以一身的赤裸磨蹭着他结实的胸膛：“真要过来跟你住在一起，可能第二天就会发现你的本性了。”

“在我们这一行有像你那么多的美女，”他转身将她压在身下：“叫我怎么专心得起来呢！”

“贫嘴。”

苏珊的话都还没有说完，戴门一个冲刺便让她弓起身子，不自禁地又是一阵呻吟。

那道激情的快感，让她的视线逐渐地变得混浊，在逐渐高升的鱼水之欢当中，她的思绪渐渐地变得模糊。

可是，在不经意之中，门口的一道人影让她刹时拉回所有的理智。

“戴门……”

“嗯……”他没有理会，激情已快将他推向高峰。

“戴门！”苏珊这又是一叫，索性伸手将他的头转向门口。

时间好象在瞬间凝结了，戴门停止了所有的动作，思绪好象在此时全成了一片空白。

“曼婷？”他的脸上有抹尴尬：“你怎么会在这里？”

季曼婷楞楞地站在门口，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看到这种画面，她一向以为深爱自己的戴门，到头来竟然全都只是个谎言。

难怪他从来不肯给她一把钥匙！难怪他从来不愿邀她一起过来同住！原来，这才是他原本的真面目？

可是……她不懂；为什么她的心里没有该有的难过？

为什么此刻的她，竟无法选择自己的反应？在发现戴门背叛自己之后，她应该是难过的，可是，为什么……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该有什么样的情绪，只知在自己还无法做任何的反应之前，双脚早已朝门口的方向跑了出去！

“曼婷！”

戴门的声音还来不及阻止，季曼婷的身影已经完完全全地消失在门板之后。

“该死的！”他一声低咒，所有的情欲在这一刻早已消失得一乾二净；怎么也没想到曼婷竟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他起身为自己套了一件裤子，心里头还是不断地低咒；该死的！他不知道曼婷到底听到什么，但他不能让她就这么离去！

可是，当他跑到门口之时，走廊上早已是空无一人。

“Damn！”他又是一声低咒，这下，他真的要花上好一阵子解释了！

“再给我一杯伏特加！”

嘈杂的酒吧里，到处是彻夜不归的人，喧哗的声音早已掩过重低音的音乐节奏，酒吧一向是人们寻欢的地方，但却也是解愁的最好去处。

季曼婷一口喝完手中的酒后又向吧台点了一杯，所有的理智在这个时候早已经显得模模糊糊。

她还是不能相信自己被背叛了；如果今天她没有选择到戴门家，她可能一辈子被瞒在鼓里。

可是，真正让她困扰的不是戴门跟别的女人上床的事，而是当她发现了之后，心里头竟有种如释重负般的解脱？

如果戴门只是行为上背叛了她，她觉得自己像是心理上背叛了戴门。

怎么会这样？

她不懂；为什么那抹不曾发现的爱恋，在此刻竟然变得好真实？

方洛炜性感的脸庞毫未经允许地便跑她的心头，他温柔的笑意仍让她感到一阵窝心。

有他在身边的日子，让她常常忘了自己已是个有男朋友的人，他诱人的笑容，常让她在理智中迷失自我。

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脑子里竟全都是他的影子？

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心竟期待他温柔的爱意？

可是……

她又一口喝尽了杯中的酒；酒精却没有让她的烦恼因此而消失多少。

她无力地趴在桌上，任着方洛炜的影像逐渐地在她的脑海中变得清晰；可是……她没忘记；他是个同性恋呢！

要怎么样才能让他爱上她呢？

闪烁的霓虹灯光让她的视线逐渐变得模糊；她的脑中还是不断地问自己；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他爱上她呢……

“戴门你这个大混蛋！”

楼下突而其来的吼叫声让方洛炜自半梦半醒中惊醒，稍早还因为担心季曼婷晚归而好不容易稍稍入睡的他，这会儿是铁定睡不着了。

他望了眼身旁的时钟，已是半夜二点多了，而楼下却还不断地传来季曼婷吼骂的声音。

听这个声音，像她喝醉酒似的。他扬了嘴角；很难想象一个那么漂亮的女人，喝醉酒竟是这个样子。

但他没有做太多的思考，在起身为自己套了件衣服之后，便走出了房门口，下楼去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戴门你这个大混蛋！”季曼婷无力地躺在沙发上，过多的酒精早已让她所有的意识在此刻显得模模糊糊，只知道满脑子都觉得戴门是个大混蛋，世界超级大混蛋：“你竟然跟别的女人睡觉！”而她却还因为对方洛炜稍有遐想而深感罪恶？“大——混——蛋！”

“曼婷，”她的手才刚舞向半空便随即让方洛炜强而有力的大手握了住，她猛抬头，就见他那抹温柔的笑容此刻又清晰地浮现在她的眼前：“你喝醉了，”他说：“我带你回房间睡觉吧。”

可是，看到他性感的脸庞却让她更加的难过：“我没有醉。”喝醉酒的

人都喜欢这么说：“我只是……”她说不上口：“我只是……”发现自己很喜欢、很喜欢他罢了！

如果不是因为戴门跟别的女人睡觉，她应该永远不会发现才对！

可是……她突然觉得自己好委屈；他是个同性恋呢！怎么会喜欢上他呢？

要不是因为戴门这个大混蛋……对！要不是因为那个混蛋，她才不会出现呢！

“戴——门——你——这——个——大——混——蛋！”想着，她又不甘心地吼了句。

“曼婷，”他真的没辄了：“你真的喝醉了，这样大吼大叫会把邻居都吵醒的。”

“不，”她才不承认：“我没有喝醉。”她握住他伸出来的双手，很勉强地自沙发上站起身，却因一个重力不稳而整个人倾向他结实的胸口。

“你真的醉了，”他对她有种无奈的心疼：“走吧，”他伸手环住她纤细的腰：“我送你回房间去吧。”

“我不要。”她孩子气地硬是赖在原地不走，酒精在身体循环只让她的视线变得更加的模糊不清，可是……她看得见他。

当脑中的思绪呈现一片混乱之际，她的脑子里所想的就全只有他。

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些什么，可是，她不要就这样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不要让自己的情感就这样装做什么都不知道，她要告诉他，她要告诉他……

“啊！”

还不待她做任何的反应，方洛炜只是一个用力便将她整个人轻易地扛上了肩头，喝醉酒的人总喜欢无理取闹，他可没时间跟她在这一整个晚上。

再加上她暂白的脸在此刻已经红透，半扣的衬衫隐隐约约地展现出她丰润圆滑的胸部，她毫无意识地以她凹凸有致的身躯不断地磨蹭他的胸口，再继续耗下去，他可难保自己还能控制自己的自制力。

可是，他宽大的肩头却让她觉得莫名的感动，就这么一刹那的时间，她突然又有种想哭的念头，好象喝醉了以后，就比较容易变得情绪化。

从来没有人这么照顾她，每当她喝醉酒开始变得无理取闹之时，戴门总是会选择离开，可是，他却坚持将她送回自己的房间。

他跨大步地朝楼梯的方向走去，没几分钟的时间，便走到她的房间。

他将她轻柔地放在她的床上，才想要放开双手，却发现她的手却紧紧地将他握了住。

他以深邃的黑眸望向她美丽的双眼，就见她的眼眶之中不知何时已积满了晶莹的泪水，他温柔地伸手为她拭去眼眶中的泪水，在一阵凝视之后，就见她缓缓地开口。

“跟我上床。”

空气好象在瞬间凝结了，她的话让他楞了一会，但那抹惊愕随即又让一抹笑意掩去；他还没忘记她才刚刚发现自己让男朋友背叛的事。

“你喝醉了，”他的手轻柔地抚顺她脸上的发丝，在凝望中有种难言的深情：“真跟我上床，你明天起来会后悔的。”

“不！”就因为喝醉了，她才更知道自己到底要些什么：“我不会后悔的，我只想跟你上床。”在一整个晚上的思考之后，她不会比现在更确定了。

她只要他——方洛炜，在她不自觉地投注了所有的情感之后，她只期待从他的身上得到响应。

她只要他。

因为她眼神中的那抹坚定，让他因此而稍做一丝丝的犹豫，可是，理智却始终战胜了情欲；他一向不会趁人之危。虽然……

她零乱的衣服这又隐约地透出她暂白如脂的肌肤，他再度扬了嘴角；虽然，这个主意听起来真的很诱人，可是，他实在不应该在她喝醉酒的时候做出这样的事。

“你先睡一觉吧，”他盈着笑意，轻柔地为她盖上了毯子，英俊的脸庞在此刻显得更加诱人：“如果哪天等你清醒了，还想跟我上床，或许我们可以讨论看看。可是现在，我可不能趁人之危哦。”他说罢，落了一抹性感的微笑，还不待她做任何的反应，起身便朝门口的方向走了出去。

趁人之危？

过多的酒精让她不太能理解成语的意思，就因为她喝醉酒，要求跟他上床，所以算趁人之危？

可是，她爱他啊！想跟他上床难道不对吗？还是……

一进到房间之后，方洛炜便因自己的君子风度而觉得有点后悔了。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随手褪去身上的衣服，时间在不自觉中流失了大半，这样一耗竟也将近一个多小时了。

窗外的月光将整个房间投射成一种浪漫的昏黄色彩，他缓缓地走向窗口，感觉月光好象会将人催眠似的，在赶走了所有的睡意之后，脑子里竟全都是季曼婷的影子。

她蜜似的笑脸在他的记忆中开始变得清晰，暂白如脂般的肌肤让人好奇它的触感，还有她半翘的小嘴老让他想一亲芳泽。

这个小妖精……他只觉得无奈；大概还不知道自己对他做了什么连锁反应。

来到旧金山这么久了，也认识了很多的女人，却从来不知道初恋的影响力竟是如此的庞大，十二年前的爱恋在此刻竟比任何的情感都还要来得清晰。

她让男朋友背叛了吗？

他忆起了稍早她的吼叫声；这是不是说，从这一刻开始，她也算是个单身？若真是如此，他也不用有太多的顾虑了，是不是？

唉……

不自觉地，他又叹了一口气，昏黄的月光总让人容易变得胡思乱想，而孤男寡女同住一个屋檐下，也实在难免有些遐想。

想着，他转身正准备走向那张大床，却因为身后所出现的人影而不自觉地停顿了自己的脚步。

季曼婷红着一张粉脸，只穿著方才的那件衬衫，几近赤裸地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

“曼婷，”他并不预期看见她出现在自己的房里：“你不是……”

不待他接口，她两三步便上前环住他结实的颈项，硬是以吻锁住他性感的双唇。

“曼婷，”他更不预期她会有如此的举动：“……你真的喝醉了。”

“没有。”她还是很坚持，柔软的唇瓣此刻又挑逗地吻上他的颈项：“我没有喝醉，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不……”

他转个身，正想将她拉开自己的怀里，却没想到她一个用力反将他整个人推倒在身后的大床。

她略带醉意的双眸有种诱人的美丽，小巧的红唇此刻又是一抹蜜似的笑意，还不待他起身，她一个倾身便将他庞大的身躯压在身下。

“我要征服你。”她像在革命似的，低身又以她柔软的唇瓣覆上他刚毅的嘴唇：“不管你是不是……ㄟ！”一个打隔声让她没把“同性恋”三个字说出口：“我都要让你爱上我。”

不是乔治，不是别的男人，也不是别的女人，就只有她——季曼婷。

他只能爱上她！

仿佛在向他下挑战书似的，方洛炜笑了；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让一个女人这样压在身下，像是要让她强奸似的。

爱她……他扬了嘴角；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不是吗。

“如果我真的跟你上床了，明天你可能不会希望我爱你，你恨我的机会可能会比较大。”

“我不管！”她变得很霸道：“如果要你跟我上床算趁人之危，那我来强奸你就不算！”

原来她真有这个念头！

方洛炜脸上的笑意不自觉地扩大，原本就英俊的脸庞在此刻显得更加的魅力；这个小妖精……他笑了；真的拿她没辄了。

“你知不知道再继续下去会发生什么事？”

怎么会不知道？她伸手为他解开裤子的钮扣：“我不是十几岁的小女孩了，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是吗？”他很高兴她这么说。

“我……”

她才刚要开口，他一个转身便反将她娇小的身躯牢牢地压在身下，她因他突而其来的举动而显得不知所措，就见他的脸上仍盈着那抹性感的微笑，略为粗糙的手指正轻柔地划过她柔滑的胸口，技巧地为她解开胸前的钮扣。

“你真的知道吗？”他又问了次，在解开最后一颗钮扣之后，衬衫顺势地滑下，呈现出她玲珑有致的身躯。

那抹羞涩让她的脸显得更加的红透，醉意在此刻早已敌不过他挑逗的语气：“我……”她的语气里有种情不自禁地颤抖：“我当然知道。”只是，她从来没有预期他竟会有如此的反应。

“很好。”他低沉的语气掩不住那抹性感的笑意，喜欢她的赤裸所展现出来的曼妙曲线。

他没有再开口，缓缓地以手指不断地划过她尖挺的蓓蕾，技巧地挑逗她所有的感官，他的手指所到之处，都让她的身体引发一股燥热，他轻柔的触摸，正技巧地打破她所有的防线。

莫名地，他的温柔又让她一阵感动；在他的身下，她感觉自己像是个让他细心呵护的女人……

“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她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拥有

那么多的情绪，但泪水就是怎么也不听使唤地拥上她的眼眶之中：“……”。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你这么温柔的对我。”

“是吗？”他不以为意地倾身吻上她的嘴角，以双手探索她如脂般的肌肤，他喜欢她身上那种细滑的触感，更喜欢尝她时那种蜜似的口感，他没有接口，早已在不自觉中褪去她身上仅有的衣服。

在望见她一身的赤裸，他的脸上又是那抹性感的笑容；从他从事裸体艺术到现在，从来不知道女人的身体竟可以如此的完美，她玲珑有致的身上没有丝毫的赘肉，凹凸有致的身材更展现出一种美丽的曲线。

像是让上帝雕塑出来似的……他爱怜地伸手轻抚上她细柔的脸颊，低沉的语气中有种难言的柔情：“你真美。”他说，再度低身亲吻她每一寸敏感的肌肤。

那股燥热不断地在她的胸口扩散，激情的因子已渐渐地充斥她所有的感官神经，她弓起身子，随着他温柔的触摸，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心头的那股爱意。

泪水早已洗去了所有的醉意，欲望早已混浊了所有的理智，可是，她却更加地清楚心头的那股紧缩感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爱你。”她轻语，泪水亦顺势地落下她细致的脸颊。在这一刻，她再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可以得到他爱的响应，只期待他能真真实实地将她占有。

而那句话却让方洛炜因此而略为停滞，只是一秒钟的时间，他性感的嘴角慢慢地盈上一抹诱人的笑意。

他将她紧紧地拥在身下，低身吻去她脸上的泪水，眼中却是无限的爱怜。

他技巧地以膝盖支开她修长的双腿，任着挑逗的吻不断地徘徊在她的耳际，在欲望的情愫逐渐高升之际，他一个挺身，便完完全全地充实她的体内。

“我也爱你。”

就在他进入她的体内之时，他低沉的语气在她的耳边轻语，可是激情的浪潮早已让她听不见任何的话语，她弓起身子，失声而叫，感受着他切实的侵入。

他说什么？

她没听到，只感觉自己好象遗漏了什么重要的话，而当那股激情的浪潮逐渐地将她推向高峰之际，她再也无法思绪，任着那股不规则的律动逐渐地将她淹没。

他熟练的技巧将她直逼向激情的高峰，引诱着欢愉的感受不断地在她身体里面翻腾，直到她在情欲中昏厥。

他说什么？

她没听到。可是在昏厥之际，她听到心里那道小小的声音还在低语；我爱你……

早晨的曙光总让沉睡中的人觉得有点刺眼。

季曼婷缓缓地自沉睡中睁开自己的眼睛，思绪因刺眼的曙光而成了短暂的空白。

过多的酒精让她的脑子现在还在隐隐作痛，昨晚发生的事全在她的记忆里变得断断续续——她记得自己喝了很多的酒，却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她记得吵醒了方洛炜，却不记得怎么回到房间的。

宿醉让她的太阳穴处隐隐地作痛；她还记得……方洛炜不要跟她上床，所以……所以……

一个念头突然划过她的脑海，让她下意识的转过头，在看见方洛炜性感的睡脸时，一股燥热如火山爆发般地让她暂白的粉脸在瞬间变得嫣红。

她记得发生什么事了！

事实上，那是她唯一记得清清楚楚的事；她记得自己霸道地想将他占为己有，更记得自己跑到他的房里，硬是要将他压制在身下。

她……老天！……她准备要强奸他呢！怎么真让她给得逞了呢？他可是大了她一倍的男人呢！怎么真让她这个才一百六十公分的女人强奸得逞呢？

到底是怎么搞的？

她记得进来信誓旦旦地要征服他，记得伸手触开他的裤子，还记得自己说了一大堆难以启齿的话，老天！她真的不能再想下去了；她竟然还记得自己说爱他？

然后呢？

该死的！为什么剩下的她全都记不得了？

他有没有说些什么？还是他有没有做些什么？为什么这些事情她全都记不得了？

他是个同性恋，不可能会对她有反应的，那么说，真的是自己强要了他？

不！不可能！说不定他们之间根本什么事也没发生……

可是……

那股激情的快感在她的心头变得好熟悉，如果真的什么事都没发生，那她怎么会有高潮的记忆呢？

不对！不对！所有的记忆刹时又在她的脑海里变得一团混乱，所有的组织系统好象全都在这个时候发生零件故障似的，怎么也没有办法组织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可是，她惟一知道的是，她不能再继续待在他的房间里了，她必需在他醒来之前赶快离开，否则，真等到他醒来了，可能连上帝都不知道该怎么替她解释了！

她小心翼翼地移开他放在胸前的手，很仔细地移着自己的身子，双眼还不时地注意自己是不是将他吵醒了。

一直到自己很安全地至床沿边站起身子之后，她如释重负般地松了一口气，可是在望见他诱人的睡脸时，她不禁又是一阵停滞。

真的是她强要了他吗？为什么不是他呢？难道他对她真的丝毫没有任何的反应呢？他对他的爱意在此刻变得好清晰；他爱她吗？她真的好想知道；如果他不是同性恋，他会爱她吗？

她真的就只有那么一丝丝期待……

“嗯……”方洛的的一声低吟让她刹时拉回所有的神智；她真的得快点走了，否则等他醒来，她就不知道要用什么语言来解释昨晚发生的事了。

想着，她随即拎起地上的衣服，踮着脚尖，轻声又快速地朝门口跑了出去。

惨了！惨了！她还在心里头干著急；这会儿，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洛雪解释了！

一直等到她的身影消失在门板之后，方洛炜这才缓缓地睁开自己的眼睛，只是一会的时间，他的嘴角随即盈上那抹性感的微笑。

她果然急着离开了。

在发现酒精让她犯下的错误之后，她果然是急着离开了。

他慵懒地转个身，让自己舒适地躺在那张大床上，身边的枕头仍残留着她如花香般的气息，昨晚的记忆此刻仍清清楚楚地在他的脑海中重演。

她肌肤那种细滑的触感还滞留在他的指尖，他的唇上仿佛还尝得到她口中那股蜜似的芬芳。

我爱你……

他记起了她昨夜轻声的低吟，笑意不自觉地在他的脸上扩大；指真的是他吗？

思绪在他的脑海中成了空白，所有的话好象都找不到解释的意义。唉！他叹了口气，并没有急着自床上起身，只是任着她的气息不断地将他环绕。

再给彼此一段时间吧……

“怎么办？”

季曼婷已经在原地来回走动好一会了，脑子里仍是试着组织昨晚发生的事。

只不过，她什么也记不起来，除了自己很主动地跑到他的房间，十足像个饥渴的女人之外，她根本什么也记不起来。

可是，他们真的是发生关系了！就是让她不懂的是，怎么会发生关系呢？

他不是应该对女人没有反应的吗？怎么会跟她发生关系呢？再加上她的身材这么瘦小，不至于将她当成一个男人吧？

可是……

她伸手轻抚上自己的嘴唇，他温柔的吻，仿佛至今仍残留在她的嘴上，还有他轻柔的触摸，好象在不知觉中再次划过她身体的每一寸感官神经。

会不会……她真的只是好奇；他根本不是同性恋，只是……只是……

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知道每当自己要替他辩解之时，乔治的身影便不由自主地跑上她的脑海，很骄傲地炫耀自己的身份。

这……

“叮当——叮当！”

一阵门铃声刹时打断她所有的思绪，她猛抬头，就见那阵门铃声一会又响起。

她的心，随着门铃尖锐的声音，不自觉心虚地紧缩一下。是谁？她不知道，只是楞楞地站在原地好一会，这才缓缓地走至门前开了门。

空白的思绪在看见门外的人影之时，立刻下意识地想将门带上，但却让对方反应快速的脚顶了住，让她怎么也没有办法关门。

“曼婷！”戴门原想放弃的念头，在看见季曼婷的身影时随即兴奋地叫道，他以脚顶住门的缝隙，以手握住了门板，仍努力地试着将门推开：“曼婷，你听我解释……”

“没什么好解释的！”她似乎再怎么用力也没有办法将他推出门外：“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说了！”

“不！”他还是不肯离去：“你先听我解释！”

“不要！”她怎么也不肯妥协：“我什么都不想听。”

可是，她还来不及将门带上，戴门一个用力便将门整个推开，而她则因为那股突来的力量而整个人倒退了好几步。

“曼婷。”

他的手反射性地伸去揽住她的腰，她才刚站稳，便随即甩开他的手。

“放开我。”看到他的脸让她感到一阵无由的恶心感：“我不想再看到你！”

“曼婷，”他握住她的手，英俊的脸上刹时一阵哀求：“昨天的事，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本来回来旧金山之后想打电话给你，可是没有你的电话号码，再加上我又喝了太多的酒，所以才会……”他抬头望向她美丽的双眸：

“曼婷，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不！”她想伸手捂住自己的耳朵：“我什么都不想听。”不管他说多少，她知道那全都是谎言。

“曼婷，”他硬是握住她的手：“再给我一次机会。你知道，我不能没有你。”

“不！”她不要听，在他跟别的女人上床之后，他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喝醉酒？”她甩不开他紧握的手，心里刹时又是一阵莫名的厌恶感：“你昨天说的话我都有听到，你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她不懂：“你究竟还回来找我干什么？”

“你知道我需要你……”

“需要我？哼。”她一声低哼，昨晚她清楚地认清在他们两个之间的爱情有多么的虚伪……：“是因为我从来都不曾过问你的生活，还是我根本是个任你操纵的大白痴？”

“曼婷……”

“放开我！”她什么都不想听，因为他，反让她认清她爱的是一个不爱她的人，所以她什么都不要听……

“曼婷……”

“没听到她叫你放开吗？”

一道突如其来的声音让两个人都回了头，就见方洛炜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站在一旁，以一只手牢牢地握住戴门的手。

他高大的身躯一丝不挂，只围了一条浴巾在腰间，一点也不在乎别人注视他每一寸结实的肌肉。

可是，他赤裸的样子却让她情不自禁地又想起昨晚的事，暂白的脸刹时又是一阵嫣红。

“你是谁？”戴门的语气有种喧宾夺主般的霸道。

“我是谁？”他挑高了眉头，以右手顺势地将季曼婷搂进自己的怀里，一个用力便将戴门强握的手扯开：“还轮不到你来问我吧。”说罢，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随即伸手轻抚她脸上的发丝。

“曼婷，”这样的画面让戴门莫名地感到一阵眼红：“他是谁？”

“他……”她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知方洛炜如此亲密的动作，让她有种窒息般的脸红心跳。

他的手划过她耳后的敏感带，轻柔地移至她身前半开的胸襟，好象把戴门当作隐形人似的，随即低身在她半张的红唇上落个温柔的吻低问：“你昨晚睡得还好吧？”

这……季曼婷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可是，他的每一个触摸都让她觉得莫名的燥热。

为什么？她自己也不懂；他不是同性恋吗？怎么这一刻又好象不是了呢？

昨晚……她莫名地一阵嫣红；他问她昨晚睡得好不好？可是昨晚发生的事……难到，他不怪她吗？

“你！”一旁的戴门再也看不下去了，才伸手想将他自她的身边拉开，却反让他一把甩了回去。

他一向带着笑意的脸，第一次出现一种慑人的冷涩，只见他深邃的黑眸直直地瞪向一旁的戴门，许久才冷冷地开口：“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你……”他慑人的眼眸让戴门有种不寒而悚的恐惧，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曼婷竟然这么快就跟别的男人上床了！“你竟然跟这个男的……跟他……”

“怎么样？”方洛炜的眼神中带了一丝丝的不屑：“你自己不也跟别的女人上床了吗？”

“你……”他望向眼前的方洛炜，又随即望向一旁的季曼婷，刹时有种无言以对的难尴。“戴门，”第一次，季曼婷清清楚楚地认清自己的情感：“你走吧。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而当那份尴尬的气息不断地在他的心头扩散，他依旧只能无言以对，在瞪视了他们两人好一会之后，便紧握着拳头忿忿地离去。

那份争吵在瞬间再度归于宁静，一直到看不见戴门的身影之后，原本紧握在她肩头的那只大手也跟着松了。

“啊——”她望见他张了双臂伸了个懒腰，结实的身躯霎时又是一个完美的曲线：“该去洗个澡了。”

而后，他什么话都没有再多说，转身便朝浴室的方向走了进去。

真的是她误会了吗？

望见他的背影消失在浴室的门后，季曼婷在心头不禁自问；真的是她想太多了吗？要不然，为什么在刚刚那么一刹那的时间，她感觉他应该不是……

那抹温柔的触感顿时又划过她的肩头，她伸手轻抚过他方才触碰的地方，一阵紧缩感竟随着莫名地拥上心头。

他忘了吗？

不管她还记不记得，他真的忘了两人昨晚发生的事吗？要不然，他怎么还能那么若无其事？

还是，他决定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一抹心痛一直在她的心口隐隐作痛，那种刺痛的感觉，竟胜于自己发现戴门跟别的女人睡觉的痛。

现在该怎么办？

她的脑子真的是一团混乱了……

她没有等到他洗完澡便出门了，原因是她还没有准备好要怎么面对他。繁忙的三十九号码头，永远是拥挤的人群，街道旁的商家，好象总有做不完的生意。

季曼婷踏着漫无目地的步伐，仍不知道自己究竟要走到哪里，只是一直踏着自己的脚步，期待脑中混乱的思绪能够因此跟着清醒似的。

在认清了自己的情感之后，她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反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了。

她只想知道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在听见她说爱他之后，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觉得荒唐吗？还是跟她一样有着相同的期待？

虽然她记不得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今天早上他温柔的碰触，只让她不禁更加的疑惑；他真的是同性恋吗？

为什么有那么一刹那的时间，她所感受到的，是另一种难以言述的情愫？

他凝望她时的那种柔情，真的是装出来的吗？要不然，为什么对她来说竟是如此的真实？

好多的问题不断地在她的脑中重叠，却仿佛永远找不到答案。

拥挤的人潮仍是不断地从她身旁擦肩而过，而她的思绪却只有渐渐地变得混乱。

突然间，一个人影刹时吸引了她所有的注意力，她回了神，就见乔治的身影此时正坐在一间咖啡厅外，悠闲地喝着手中的咖啡。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乔治竟让她的心头有种莫名的罪恶感，可是……

她对方洛炜有好多的疑惑，除了乔治之外，她根本不知道要从什么人那里得到任何的答案。

还不待她做任何的决定之前，双脚早已朝他的方向走去……

“嘿！”

一个招呼声让乔治自悠闲中抬起头来，原本清秀的眉头在看见季曼婷的身影时，全又皱了起来。

“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说话的态度还是很恶劣，可是，她既然是来这里问话的，自然得低身下气地看他的脸色。

想着，她硬是挤了一抹微笑，很自然地在他身旁的位置坐了下来。

“没什么，”她觉得自己笑得好虚伪：“只是刚好看到你，想过来跟你聊聊天罢了。”

“哼！”他很不屑地又稍微移动了下位置，连正眼都懒得瞧她一眼：“谁要跟你聊天了？”

这个死同性恋！季曼婷在心里头低咒，脸上却还是佯装一脸和气：“别这样嘛，咱们再怎么算也都算是洛炜的朋友，总不能一直这样斗嘴斗下去吧？”

乔治转头，因季曼婷突然转变的态度而不自禁地蹙起了眉头，他以一双美丽的大眼朝她上下睨了好一会，许久才缓缓地开口：“你想要聊些什么？”她过份友好的态度让他不禁觉得怀疑。

“这个……”一旦有人真的等她说话，她反倒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我……”因他过份专注的凝视，让她反显得支支吾吾：“我……我是想跟你聊聊洛炜的事。”

“洛炜？”乔治美丽的双眸这又眯成一条细线，她迟迟不开口，只让他听得一头雾水。

“我……”她显得十分的难以启齿：“我只是想知道你跟洛炜……到底是什么关系？”

她的问话让乔治刹时变得恍然大悟，一抹恶作剧的笑容快速地从他的嘴角掠过，原来……他因她的犹豫不决而感到好笑；原来她还在怀疑他跟洛炜的关系？

“怎么？”他半调侃地以手肘支起了下颚，挑高了眉头直睨向她：“他还没有告诉你吗？”他就是喜欢这样逗她！

告诉她什么？她的脑子里成了短暂的空白；说他是同性恋的事吗？

“不……没有。”她摇头，觉得自己满肚子的谎言：“我……我还没有机会……碰到他，只是刚好看到你，所以……所以过来聊聊。”经过昨晚的事之后，她根本还没决定要怎么跟他开口。

“是吗？”他可得意了；谁叫她以前老不给他好脸色看！“我跟洛炜的关系啊……”他刻意语重心长地拉长了自己的语调：“就像你看到的那样啰！”

“你是说……”她还没有忘记那个早上的画面：“你是说……他真的是……”

他可什么都没说哦！乔治在心里头还没忘记跟洛炜忏悔，是这个女人自己要想歪的……“洛炜从一来旧金山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一副好象认识洛炜几百年似的：“你也应该知道，在旧金山这种地方，跟我们这种人常混在一起，是很难不入境随俗的！再加上我跟他认识了这么久，我们的情感又不是那种低俗的‘女人’可以破坏的。”

低俗的女人？

指的是她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确是想破坏他跟洛炜之间的感情，这个想法让她觉得自己好下流！

更何况，她还强迫洛炜跟自己上床？

老天！她真的不能再想下去了。

“可是……”就是那抹疑惑不停地在她的脑海中徘徊；如果洛炜真的是同性恋，为什么他跟她还……

“别可是了。”乔治的声音这又打断她混乱的思绪，她回了头，就见他轻啜了口咖啡后又接口：“你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吗？不管洛炜是不是同性恋，你大概也不会像那些低俗的女人一样，还对他有什么遐想吧？”

“你……”她的脑中快速地闪过戴门的影像；虽然已经是过去式，可是……“你怎么知道我有男朋友？”

“拜托！”她的问话引来乔治一声不屑地轻哼：“不是都跟你说过我跟洛炜的关系了吗？还有什么事我不知道的？”

“可是……”

不等她接口，他这又插嘴：“就说你们女人笨嘛，连这点也想不出来。”他低头看了下自己的手表，高傲地扬了下颚后又是一句：“好了，不跟你瞎扯了。跟你们女人聊天只会浪费我的大脑神经。”说着，拎起椅背上的外套后便自椅子上起身：“这杯咖啡就给你请啰！请你早点回去的时候告诉洛炜，

说我明天去找他。”话一说完，连声谢谢或再见也没说，转身便大步地离去。

望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季曼婷的思绪这又是一团混乱。

现在该怎么办？

原本只是负责侦探的她，怎么这会儿却变成个第三者了呢？再加上自己对洛炜的情感，在这个时候，竟只有更加的强烈。

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她真的不知道了……

好象在昨晚的事情发生之后，他们俩个就一直没有机会好好地坐下来说话……

方洛炜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任着悠柔的音乐缓缓地充斥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脑子里怎么也挥不去季曼婷蜜般的笑脸。

那股爱恋在此刻又变得更加的强烈了。

在挥去了所有的顾忌之后，好象情感就会变得更加地肆无忌惮，一直以来试着隐藏的那份情感，仿佛也显得更加地放肆了。

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股情绪，只能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等着她出现。

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可以让他有如此这般的爱恋。

该告诉她吗？

他望向手中那张发黄的照片，十二年前的记忆在此刻显得格外的清晰。他扬了嘴角，性感的脸孔在此时显得更加地诱人；该告诉她十二年前对她的那份爱意吗？

他还记得再见到她的那一天，心里头有种说不上口的兴奋，而这个，也该告诉她吗？

他还记得她肌肤里那种柔滑的触感，还记得她口中蜜似的感觉，昨晚的事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一道美好的回忆，还记得她轻柔地低吟爱他。

她爱他……

他的脸上仍是那抹微笑；真的是他吗？如果是，那他要怎么样也让她感受到自己的情感呢？

“喀——喀——”

转动门把的声音让他拉回所有远走的思绪，他回了神，就见季曼婷的身影没多久便出现在门板之后。

“你回来了。”

他突而其来的声音让季曼婷的心头顿时一阵紧缩，可是，只是一秒钟的时间，她的脑海里随即掠过乔治的影像。

不能！她硬是强迫自己不要想他，愈是习惯于他的温柔，她的心就愈显得不舍，所以，还不待他接口，她便说道：“我要去睡觉了。晚安。”

说罢，二话不说地便急急忙忙朝门口的方向走去。

她的反应让方洛炜感到一阵莫名的黯然，只觉得她似乎还在逃避昨晚发生的事。

真的错了吗？还是他该再给彼此一段时间？

他仰身靠在椅背上，抬头望向天窗外半缺的明月，心里头还是溢满季曼婷美丽的容颜。

唉！

他轻叹了一口气；看来，今晚又是个难眠之夜了……

早晨的阳光让季曼婷在不情愿中慢慢地睁开双眼，睡意却还在惺忪的双眼上明显可见。

快十一点了……

她望向身旁的时钟，躺在床上赖了好几分钟，这才以极缓慢的动作自床上坐起身。

昨天一整个晚上辗转难眠，一直熬到了凌晨四点左右，才缓缓入睡。而现在，才刚睁开眼睛还不到几分钟的时间，方洛炜的影像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跑上她的脑海。

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的影像就这么霸道地驻进她的心头，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对他的情感已不是单纯的爱恋，好象整颗心都不由自主地悬在他的身上。

可是，就因为自己对他的情感愈来愈强烈，才让她更觉得自己像是个不该介入的第三者。

第三者……

这个名词听起来让人觉得一股莫名的心痛，有多少的恋情都是因为第三者的介入而宣告破裂，就连她自己的情感也是。

她一向不喜欢这个角色，可是现在……

虽然他爱的人是男人，可是，不管怎么样，那股罪恶感还是放肆地在她的心头作祟。

还没有决定该怎么面对他，怎么办……

“铃——铃——”

一道刺耳的电话声在此刻打断她所有的思绪，她回了神，犹豫了好一会才缓缓地接起话筒轻道：“Hello？”

“怎么搞的，”电话的另一端传来洛雪高调的声音：“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她迟疑了一会：“刚刚才起床。”不知道为什么，面对洛雪让她有面对洛炜时相同的紧张。

只见洛雪还不待她继续开口，这又咕哝地念了一大段：“最近工作忙死了，每天都忙到凌晨三、四点才回家，连打个电话的时间也没有，好不容易手头的案子结束了，这才有空打电话给你。”

她好象在话筒的另一端喝了一口水之后才又接道：“你还好吧？整个人从工作静下来后，才想起来自己拜托你的事。洛炜那边你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洛炜……

光是想到他的名字，她的脑子里就莫名地变得空白，她拿着话筒，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就像她还迟迟无法面对洛炜一样，她仍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洛炜……”她只能重复他的名字，脑子里还在组织自己该讲的话：“洛炜他……”

“怎么啦？”她的支吾让洛雪不禁觉得好奇：“怎么说一句话要想那么久？”

她不知道，只觉得喉间莫名地感到一阵干涩：“我想……”她的脑海里突然地浮现起乔治的脸：“洛炜他……真的是同性恋。”

“什么？！”她的回答引来洛雪一声惊愕的高呼，好象万万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听到这个样子的答案：“你说什么？”

“还有……”不等洛雪把所有的问题问完，她这又开口。她咬咬下唇，还不确定自己该不该出口，对洛雪，她有种无由的抱歉：“洛雪，”她轻唤她的名字，觉得自己似乎要鼓足了所有的勇气才有办法开口：“我跟你弟弟上床了。”

“什么？！”这下，听得出来洛雪真的惊讶的跌破了眼镜：“你说……”

“你弟弟是个同性恋，而我跟他上床了。”她以很快的速度，将刚刚所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可是，”洛雪搞不太懂，如果她弟弟真是同性恋，又：“怎么会……”

“我真的很抱歉。”

还不等洛雪说完，季曼婷一声道歉之后便急急忙忙地挂了电话。可能是因为心里的罪恶感在作祟，让她无法决定自己该跟洛雪说些什么，所以索性地挂了手中的电话。

很快的，她又拿起了话筒放在一旁，因为害怕洛雪满足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再打电话来，她铁定会变得不知所措，而且无言以对。

可是……

现在该怎么办？满脑子方洛炜的影像，及一肚子的罪恶感。这下，叫她究竟该怎么办？

爱人虽然是种自由，但让自己成为第三者就变得不应该。

更何况他爱的人还是个男人，这……这叫她究竟该情何以堪？

那种难掩的心痛不停地在她的心里头扩散，一直到隔壁的房间隐隐约约地传来一阵阵地嘈杂声，她才缓缓地拉回自己所有的注意力。

该去看看吗？好奇心在她的胸口蠢蠢欲动，即使知道不应该，她还是有种想知的冲动。

就只是看看……

“你来我的房间干什么？”

方洛炜又好气又好笑地看着乔治赤裸的身子，单围着一条腰间的围巾出现在他的房间里。

“干嘛？”他高傲的表情这又是半扬着下颚：“看你在上面干什么啊！那么久。”他抱怨的时候真的很像女孩子。

“找镜头啊。”他又回头转向那个一向用来放摄影器具的柜子：“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怎么找到找不到。”

“那就别找啦！”乔治倒是显得悠哉：“照了一整个早上，早就应该休息了。”

“下个礼拜就要开展了，今天要不照完，铁定来不及冲片了。”

“那就延期啊！”他说得倒是简单：“反正你又不是那种小牌摄影师，等你所有的照片整理好再开展不就得了。”

“别闹了。”他还在很努力地找镜头：“所有邀请函都发出去了，不可以说延期就改的。”

“那就先休息一下再找嘛！”乔治硬是要将他拉离那个柜子，一个伸手便想要趁机吃他的豆腐。“你在干什么？”方洛炜下意识甩开他的手，一脸恶心地模样：“都说过我对男人没兴趣了！”

“吃吃豆腐，不行啊？”乔治就是喜欢这样逗他，谁叫他长得那么惹人垂涎的模样：“看看能不能因此而改变你的心意啊？”

“别闹了！”他才没时间跟他玩这种恶心的游戏呢：“我要真能变成同性恋就不用等到现在了！”

“你要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乔治一个用力将他拉向自己，顺势地跌向身后的大床。

“乔治！”他有点火了，支身想很快地离开这种恶心的姿势，却又让乔治两手捉了住。

他伸手试着解开方洛炜的衬衫，脸上还溢着那抹很邪恶的微笑：“玩玩嘛，”他好象不当这一回事似的：“别发火嘛！”

可是，他方洛炜才不要陪他玩这种恶心的游戏呢！他握住了乔治的双手，硬是将它们固定在床上，深邃的黑眸愠怒地直直盯向他。

“我再说一次！”他在警告他：“你再这样子不守本份，我就……”

他的话都还没有说完，房间里突然出现的影像便让他满脑子想说的话刹时全成了空白。

只见季曼婷的身影，此时正张着嘴，惊愕地站在门口。

空气好象在瞬间凝结了，所有的情绪都显得不知所措，在方洛炜还来不及做下一个反应之前，季曼婷一个转身，便匆忙地朝楼梯口的方向跑了出去。

“曼婷！”方洛炜还来不及阻止，这才意识到自己此刻的姿势，他恶心地放开了乔治，二话不说地便朝门口的方向跑了出去：“曼婷！”他还在叫她的名字。

一直到他们两个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之外，乔治这才无趣地自床上坐起身。

真是的，他高傲的表情还是一阵咕哝：“大部份的摄影师都是同性恋，干嘛那么大惊小怪的样子嘛？”

所以才说他不喜欢女人嘛！

老爱大惊小怪的……

老天！她的脑子里还是挥不去今天看到的那个画面。

为了模糊那个影像，她索性又喝了一大口手中的马丁尼，酒中的苦涩感让她不自主地呛了一口，已经搞不清楚是自己心中的苦，还是酒的苦了。

怎么会这样？

她还在问自己；即使自己早就已经知道结果，可是她可从来没有预期自己会看到那样的画面啊！

两个大男人那种姿势……老天！她又喝了一大口的酒；这下叫她不相信也不行了！

只是现在，叫她究竟该怎么办？

难到就这样默默地离开吗？还是要装做什么都不在乎？

已经付出去的情感，又叫她要怎么收得回来？

酒精不断地将她所有的理智弄得一团混乱，思绪在茫然中渐渐地失去

了组织能力，心痛的感觉只让她感到更加地难过；该怎么样，她付出去的情感，才能够收得回来呢……

他找不到她……

方洛炜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因寻找一整天无功而返而感到一阵莫名的无力感。

旧金山市很大，他自然不知道该从何找起，只能沮丧地让自己空手而回，静静地期待她会因此而出现。

唉！

他叹了一口气，随手放下手中的钥匙，无力地走至客厅，跌坐进那张舒适的沙发。

当他抬头望向满扇天窗的星空，季曼婷的影像竟随着满天的星斗，不自觉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十二年了……

这段恋情隐藏了好久；原以为忘记了，却在遇见她之后才发现更加的强烈。原以为没有希望了，她却在这个时候跟她的男朋友分手了。原以为好不容易算是个开始，却让她看到自己与乔治的画面。

那个该死的乔治！

也不知道他今天是哪根筋错了，竟然跟他玩那种很恶心的游戏，这下，害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喀——喀——”

门把转动的声音无由地打断他所有的思绪，他回了神，就见季曼婷的身影没多久便出现在门板之后。

兴奋的情绪快速地在他的心口蔓延：“曼婷。”他刚要起身，却也在这个时候意识到季曼婷的醉意。

精神恍惚的季曼婷，脚步蹒跚地跌撞至门板之后，任着酒精仍是不断地在她的脑中猖狂，她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般地走路，只觉得昏涨的头老让她捉不稳自己的重心。

她带上了身后的门，在转身望见方洛炜高大的身影之时，只是楞了一会，那抹蜜似的笑意随即浮上她美丽的脸庞。

“你还没睡啊？”她轻道，语气中仍听得见一丝丝的笑意，紧跟着缓缓地朝他的方向走去。

“你又喝醉了。”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伸了双手顺势地握住她悬在半空的双手；如果真要跟她说些什么，现在大概不是一个很好的时候。

“是啊！”她盈着笑意，一股子跌撞进他温暖的胸口，喜欢那股温柔的暖流在她脸颊上所造成的触感：“不小心喝醉了。”

她的话得来他一声无奈的轻哼；有谁是很小心喝醉酒的。

“每天这样喝法，”他说得有点心疼：“小心有天会变成酒鬼。”

可是，都是因为他，她才会去喝酒的啊！他的温柔，好象在酒精作用后，不自觉地在她的心头扩散成一百倍，一千倍，竟也让她的感动变得格外的情不自禁。

都是因为他啊！

“我送你回房间睡觉吧。”见她的双眼满是醉意，方洛炜只好选择将她带回房间，等到明天两个人都清醒的时候再谈吧。

而她，却像个任性的小孩似的，硬是拉着他的手不走：“不要。”她才不要就这样回房间呢！在她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之后，她才不要就这样回去！

“曼婷……”

“你先听我说！”还不待他把话说完，季曼婷这便急着开口，不知怎么地，眼泪莫名奇妙地溢了整个眼眶，好象正努力地洗去心口的难过。

她抬头望向方洛炜深邃的黑眸，却反变得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所以，她撇开自己的脸，不敢直视他的温柔：“今天一整个晚上，我的脑子里想的全都是你，想得愈多，我的心就愈痛，在发现戴门跟别的女人睡觉的时候，我的心还没有这么难过，可是一想到你……”眼泪毫不预期地落下她苍白的脸颊，她伸手轻抚上自己的胸口，那股心痛的感觉此刻仍是如此的清晰：“这里就好痛。”

“曼婷。”他因她的泪水而感到一阵心疼的爱怜，想将她紧紧地拥进自己的怀里，她的手却硬是要将他支开。

“听我说完！”她还有好多的话还没说，不能让自己就这么沉沦在他的温柔里：“我……”那道哽咽让她觉得讲话都好难过：“愈是告诉自己不要爱上你，就愈让自己变得情不自禁！愈是想要忘了你，你的影子就愈过份地霸占我所有的思绪。”

“我明知道自己不能爱你，可是……”为什么她会这么难过？“还是期待你能够爱我，看我。因为……爱，收不回来的！不管我再怎么努力，好象都收不回来！”

老天！方洛炜凝视她的眼神满是爱怜；叫他怎么舍得？

“我爱你！”她抬起头，美丽的双眸已满是泪水，在望见他英俊的脸庞时，儿时的记忆只显得更加的清晰：“从十二年前就喜欢你了！”第一次，她对他告白：“原本以为自己都忘记了，可是，在遇见你之后，才发现那种感觉只有愈来愈强烈。在跟戴门分手之后，我才更加地认清自己的情感。十二年前……”现在这个时候诉说十二年前的情感，连她都觉得有点荒唐，可是心里头那道满溢的情感，让她怎么都掩饰不住：“我就……好喜欢、好喜欢你……”

还不待她把所有的话都说完，方洛炜一个跨步，便以双手握住她细致的脸颊，倾身牢牢地锁住她半张的红唇。

她说够了！该是他用行动来表示的时候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她与自己竟然有着相同的情感，原来……他的心头刹时涌上一股莫名的感动；原来，所有的爱恋，都在十二年前就悄悄地开始了……

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来形容此刻的心情，只能以自己的吻，深情地探索她娇艳的嘴唇，以柔情，慢慢地溶化她所有的难过。

“我爱你。”泪水早已模糊了她所有的视线，她伸出了双手，紧紧地环住他结实的颈项，感受着他深情的吻，狂野地掠夺她所有的感官：“我真的好爱、好爱你……”

他没有接口，因为所有的言语在这个时候都显得多余，他会告诉她，他爱她，可是要等到她清醒的时候。

他伸了手，探入她的衣服里头，感受着她的肌肤在指尖所造成的细滑触感，以舌尖不断地挑逗她耳后的敏感地带。

他在不自觉中，缓缓地褪去了她身上的衣裳，低身将她缓缓地放置在

身后的沙发上。

他不知道她到底在害怕什么，但这一刻，他希望能以自己的行动来让她感受心中那股强烈的爱意。

“爱我。”那股激情的燥热，不断地在她的心口漫延，而置身在这团混乱的情感当中，她只能哀求：“求你……爱我。”不是用行动来表示，而是用心去爱她！

他凝视她的眼神好似要将她看透，温柔的吻好似要将她整个人溶化，他伸手褪去了自己的衣服，倾身磨蹭她细柔的肌肤。

“我会爱你，”他低身吻上她尖挺的蓓蕾低语：“会一辈子爱你。”

会是真的吗？为什么他的话反让她觉得好难过？只是为了安抚她而说出这样的话吗？

她紧紧地环住他的颈项，宁愿相信这短暂的真实。

他以吻锁住她所有的言语，以手指探入她敏感的温热地带，用他熟练的技巧，勾引她最深刻的欲望。

她弓起身子，因他的探索而更加混乱自己的思绪，因他的触摸而显得更加的燥热，感受着他的手在体内规律的韵动，她仅剩的理智已全都荡然无存。

就在他抽出自己的手，挺身进入她的体内之时，她失声而叫，任着那道满足感无由地充斥她所有的感官神经。

她拱起自己的腰际，期待他更加地深入，以律动慢慢地推动激情的浪潮，逐渐地将她淹没。

忘了……

所有的思绪都因酒精的作用而忘得一乾二净了，整个空气中只剩下那股难以言述的满足感。

她再也不记得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只知道；她真的好爱他，好爱、好爱他……

10

她又做了什么事了？

望着身旁熟睡的方洛炜，季曼婷的思绪随即又成了一片空白，整个脑子里还因为酒精的关系而隐隐作痛。

每次她喝醉酒的时候总是睡不好，可能是太阳穴上的刺痛老让她从睡梦中清醒，所以她也就老是比平常的时候早起。

可是，在看见身旁的方洛炜时，又怎么也记不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她到底又做了什么？难不成又让她强奸得逞了？为什么每次她喝醉酒的时候就会像个大色狼似的侵犯他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愈是努力地尝试记起一些蛛丝马迹，太阳穴上就显得更加地刺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她怎么也记不起来？她昨晚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难堪的话？

在这个时候，全像让人洗脑似的，忘得一乾二净。

天啊！她只知道；她不能再继续待在这里了！这种事一连发生了两次，

叫她以后要怎么面对他嘛！

再加上自己对他的情感又只有日渐地变得强烈……老天！她真的该离开这里了！否则，再继续这样下去，只会让自己更加地沉沦在这团迷惑里。

可是……

她转头望向他英俊的睡脸，心头刹时又是一阵不舍；她真的好爱他，怎么办？

所有的爱恋都只有在自己的心里显得更加地强烈，到底要叫她怎么舍得？

还不待她做任何的决定，乔治的影像又在这个时候如烟般地划上她的脑海，她咬咬下唇，硬是搁下心头的那股不舍，小心翼翼地自他的身边起身。

她真的该离开了！再这样下去，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不舍。即使他是个同性恋，她都不该介入他人的情感。

就在自己触及门把之前，她又回头望了他一眼，泪水早已在这个时候，占据了她的所有视线。

选择离开，让她觉得心痛，可是除此之外，她真的没有其它的选择了！

在一阵凝视之后，她转身走出门外，只听见那道细小的声音不断地告诉自己；她该让这一切告一个段落！

突然选择不告而别，让季曼婷对自己的未来有种莫名的茫然，甚至不知道她究竟该到什么地方落脚，只知思绪除了方洛炜的影像之外，根本是一大片的空白。

虽然如此，她依然相信，这该是最好的选择了！如果两个人不能够在一起，或许分开会是最好的决定。

她拎着自己不大不小的两包行李，毫无目地的漫步在繁忙的三十九号码头，脑子里不断地掠过这一个月来发生的种种影像。

只是一个月的时间，却发生了很多事，等她稍微冷静而思考之时，竟也不自觉地感到好笑。

她叹了一口气，觉得这一切仿佛都在这时候宣告段落了。

或许她该到凯莉那里住上一阵子，等到自己找到新的地方落角了以后再说。

才想着，她正要招手为自己拦一辆计乘车，一个影像却在这个时候从她的眼前掠过。

她看见乔治正握着另一个男人的手，满足地漫步在对面的港口，正朝着渔人码头的方向走了进去。

不！她的思绪这又成了一片空白；他怎么可以……

下一秒钟的时间，她已经放弃了招计乘车的念头，急急忙忙地紧跟在他们身后追去。

“等一下我们去那边吃海鲜。”乔治望着身旁的男人笑道，一手还指向前面不远的一家海鲜店。

在同性恋里头，他的动作有时比女人更像女人。

只见他身旁的男人点点头，便又继续迈着自己的脚步，而跟在身后的季曼婷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望着乔治对那个男人亲蜜的镜头，无法想象他竟然背着洛炜做出这种事！

“还是等一下回我家好了，”乔治好象想了一会之后又有更好的建议：“我

自己煮饭给你吃……”

“乔治！”她再也听不下去了，不敢相信乔治竟然背着洛炜，这么公然地勾引其它的男人。

而她的叫声，理所当然地叫住了漫步中的两人，乔治在对话中转头，在望见季曼婷时，脸上很自然地浮现出那抹不屑的冷傲。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她望向他身旁的男人，不敢相信乔治竟然可以这么地若无其事！“你……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

“我又做了什么事碍着你啦？”他高傲地扬着下颚，还是连正眼都不瞧她一下。

“你！”她不敢相信他还这样问：“你明明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要知道还需要问你啊？”他当她像疯女叫街似的一声冷哼：“疯子。”

“怎么了？”看她一副生气的样子，他身旁的男人关切地向乔治问道。

只有乔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却反而一副懒得理她的样子：“别理她，”他转头勾上那男人的臂弯，朝季曼婷睨了一眼之后又是一阵不屑：“疯女人一个。”

说着，正要转身离开，那男人又是一阵犹豫：“可是……”

“走啦！”乔治显得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再不走，我就不理你了。”

话才刚说完，那个男人只好无奈地朝季曼婷望了眼，便转身跟上乔治的脚步。

季曼婷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不出一句话来，就只能发呆似的站在原地，静静地望着他们的身影逐渐地远去。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在她为了他放弃方洛炜之后，竟然发现他背叛洛炜的事实！

为什么？她迟迟无法决定自己的情绪，为什么这一切到了这个时候，反而变得更加地混乱。

她原以为只要自己离开之后，一切就结束了，可是为什么事情却变成这样？

她到底该怎么办？她自问；这个时候，她到底该怎么办？为什么所有的思考能力，在这个时候全都组织不起来了呢？

……我知道自己的情感不会得到任何的结果，所以离开对我们俩个来说都应该是最好的决定……

方洛炜放下了手中的字条，所有的思绪在此刻全都划上了问号。

一早起来不但看不到季曼婷的身影，还在桌子上看到这张纸条，叫他的心情怎么好得起来？字条里的话还写得拐弯没角的，害他全都有看没有懂。

什么叫做她的情感不会得到任何的结果？难道这些夜里所说的话，她全都不记得吗？要不然，什么样的答案才叫结果？

就算她不记得好了，也该在清醒的时候听他开口啊！就这样不告而别地选择离去，又怎么会得到任何的结果呢？

该死的！他一声低咒；也不知道这个女人到底在想什么？好象在谈那种自哀自怜的感情似的，就这样漠漠地离开，难道就觉得自己很洒脱吗？

感情原来就是两个人的事，她什么事都不问他，就自己做了决定，这

到底算什么？

只可惜，这次，他才不会就这样放过她。就算翻遍了整个旧金山市，他也要把她找出来，好好地问她究竟为什么选择离开他？

任着那股愠怒的情绪在他的心头蓄势待发，他随手拿起了一旁的衬衫套上，正准备朝门口的方向走去，季曼婷的身影却在这个时候，匆忙地冲进屋里。

她的出现让方洛炜半困惑地轻蹙起眉头，不懂；有人选择离开，只有这么短的时间吗？还是她只是留纸条说她去便利商店？那那张纸条也写得太过份了吧？

方进门的季曼婷还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望着他过份诱人的脸庞，只让她的言语更加地组织不起来：“乔治……”她伸手指向屋外：“我看见乔治他……他跟别的男人……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嘎？”他有听没有懂；乔治本来就是同性恋啊！跟男人在一起有什么不对的？

看他没什么反应，季曼婷当他是因为惊愕而说不出话来，急忙上前握住他的手又说道：“快点！”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着急些什么，就觉得自己有种皇上不急，急死太监的匆忙：“快点！还来得及！”

“来得及干什么？”他真得听模糊了。

因心中的着急，紧跟着急出了她满眶的泪水：“去阻止他啊！在他还没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之前，赶快去阻止他啊！”

“对不起我的事？”他没让她拉着手，反用力将她一把拉回自己的胸前，以困惑的眼神直直地望向她美丽的双眸：“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他……”她急死了，泪水随着她的吼叫声，缓缓地落下她细致的脸颊：“他就快跟那个男人上床了，你还在这里问我为什么？”

“乔治跟别的男人上床，我应该觉得生气吗？”

方洛炜低沉的语调让她自着急的情绪中抬起头，因他眼神中过份的镇定而感到不解：“可是……”为什么他不会生气：“你跟他……”

“我跟他怎么样？”他仿佛开始理出了一丝丝的头绪。

“你不是跟他……”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你不是跟他……”

“上床？”他低沉的语气，略带笑意地完成她的语句，只见他凝望她的眼神带着一丝无奈的爱怜，在沉默了好一会之后，这才又缓缓地接口：“如果我是个同性恋，又怎么会跟你上床呢？”

“可是……”乔治说……她也不懂，只能任着记忆慢慢地在她的脑海中组织：“乔治他……”她想起了那天早上：“他没有穿衣服啊！”

“没有穿衣服？”方洛炜蹙着眉头想了好一会，突然恍然大悟般的松开深锁的眉头，那抹诱人的笑意随即盈上他性感的脸庞：“我还没有告诉你我的工作吗？”他自己也觉得好笑地叹了一口气：“我是个裸体摄影师，而乔治只是我的模特儿之一，那天在温室里照像，所以他当然没有穿衣服。”

嘎？

“裸体摄影师？”她真的从来不知道：“可是……”乔治他说……他说他……她试着记忆起乔治对她所说的话，好象所有的对话都在她的脑海中变得理所当然起来。

突然间，一抹红云快速地晕上她暂白的脸颊，她不敢相信；那这些日子以来的误会……

老天！她第一个念头便是急着想逃离他的视线范围之内，不敢相信一直以来全都只是因为她的自以为是？及她超于常人的想象能力？

那股难堪的情绪不断地在她的心里头扩散，她急着想逃离他温柔的掌心之中，但才刚转身还踏不出一大步，便让他一个用力拉了回去，再度面对他结实的胸口。

“原来……”那抹极具魅力的笑意在他的脸上明显可见，他低沉性感的语气之中仿佛还带着一丝丝的调侃：“这就是你选择离开我的原因吗？还是……”他还没忘记她在字纸里所写的字：“这就是你说的，不会有好的结果？”

“我……”她恨不得有个地洞让她钻进去算了：“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是个同性恋？”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很好笑：“那你认为，这些日子以来，你是怎么跟我上床的？”

就是这个才让她更加地觉得尴尬：“我以为……”她的声音愈加显得细小：“我以为我……强奸得逞。”

“什么？”方洛炜睁大了眼睛，简直是用尽了所有的意识力才没让自己爆笑出来，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瘦弱的女人，竟然认为她有办法将他——强奸得逞？

“那么说，”他用了很大的自制力：“这几个晚上的事，你全都不记得？”

她摇头；全都不记得。

“连一点印象都没有？”

她还是摇头，要是有一点点印象，那她也不会选择离开。

只记得自己好象说了很多次“我爱你”，除此之外，全都记不起来了。

望着她无辜的脸，方洛炜心疼地将她一把搂进自己的怀里，对她，他只有满溢的爱怜。

真的败给她了……

“现在，”他的语气在她的头顶上低语：“你愿意听我说话了吗？”

她有曾经阻止过他开口吗？她不记得啊！

她的表情在她的脸上总是清清楚楚地表达出她的思绪，凝望她美丽的容颜，只让他更加深胸口那道爱恋。

他叹了一口气后，这才缓缓地开口：“从十二年前看见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

只是，十二年后再次看到你，才发现那种喜欢的感觉已经渐渐地变得强烈。”他以双手轻扶她细致的脸颊，深情的凝望她美丽的双眸轻道：“我爱你，曼婷。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可以让我有现在这一刻的感觉。就只有你。”

他的话好象让空气在刹间变得凝结，她的思绪在这一刻全都起不了作用。

他刚刚说什么？

她不太确定，会不会是她听错了？他说爱她吗？为什么她的心头有种让人勒着似的紧涩，好象连泪水都变得不听话了！

“可是……”她仍是不敢相信：“你说你记不得十二年前的事……”

“骗你的。”他轻笑：“你曾经是个有男朋友的人，我只不过不想在我们俩人之间制造太多的压力。”说着，他自口袋中拿出那张发黄的照片：“记得吗？”像片中的三人依旧盈着天真的笑脸：“如果一直把照片放在身上，可能想忘都忘不了了。”

“那么说，”她的心头有种难以言述的感动：“你从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就记得我喽？”

他盈着微笑，爱怜地轻抚她细致的脸颊：“从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就记得你了。怎么忘得了初恋情人呢？”

原来，他也是……

“老天！”她伸手捂上自己的嘴巴，试着不让过多的情感满溢，可是，泪水就是怎么都抑不住。

十二年了一——这段情感，真的持续了好久。

顿时间，她感觉双脚一阵无力，只好让自己顺势地跪坐在地板上，那么说前几个晚上她所漏听到的话……

“你还好吧？”方洛炜因她突然的举动，关心地低下身子问道。

只见她一直低着头，什么话也不说，等到她再次抬头的时候，泪水早已布满她整个细致的脸颊。

“可不可以？”她无辜的大眼中难掩那份可怜的哀求，她迟疑了一会后又开口：“可不可以跟我做爱？”

嘎？

她的要求让方洛炜睁大了眼睛，迟迟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所听到的。

只见她晶莹的泪水还是抑不住地直落下她细致的脸颊，沉默了许久之后，她才又开口：“……每次做爱的时候，我都喝醉了。除了高潮之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她把自己说得好象真的很可怜似的。

而方洛炜只是怔愕了会，笑意随即在他英俊的脸上逐渐扩大，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缓缓地倾身，以他温柔的轻柔地吻上她娇艳的红唇。

像这样的要求，他怎么会拒绝呢？

而像她这样的女人，又叫他怎么舍得呢？

后记

“谁跟你说他是同性恋了？”

乔治的脸上还是那副高傲不屑的表情，说话翘着二郎腿的样子，怎么看都像个女人。

但他愈是这副骄傲的模样，就愈看得季曼婷牙痒痒的。

“可是你说……”

“我只说，”他才不要让她有任何开口的机会呢：“我们的感情很好。这样也碍到你啦？”

“可是，”她还是不服气：“你没事光着身子在家里走来走去的，当然会让人家误会啊！”

“拍裸体照片，不光着身子，难道要穿貂皮大衣啊？”

“你……”季曼婷长这么大还没有看过像他脸皮这么厚的男人：“不可理喻！”

“你才不可理喻呢！”

乔治的话才刚落句，便见方洛炜的身影，缓缓地自温室的方向走了出来。

“洛炜，”乔治一看到方洛炜便高唤他的名字，就连起身的样子都比季曼婷要来得像个女人：“都跟你说过女人很麻烦了，你还想娶她。”

“你才麻烦呢！”季曼婷简直快让他气死了：“男不男，女不女的，性格都搞不清楚了。”

“Dam！”乔治转头向她做个鬼脸：“碍着你啦？”

“恶心死了！恶心死了！”她也还给他一个鬼脸：“光是看到你，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好了！好了！”方洛炜性感的脸上又是一抹诱人的笑意，他将摄影器具放在桌子上后才又开口：“斗了一整天的嘴，也差不多该休息了吧？”

“谁要跟她斗嘴了？”乔治还是那副嘴脸。

而季曼婷才真觉得满肚子委屈：“可是他……”

“叮当——叮当——”

一道门铃声突唐地打断所有的人的对话，三个人在同时间全转了头，好象没有人预期谁会在这个时候出现似的。

“总要有人去开门吧？”见两人都没有反应，洛炜只好无奈地朝门口的方向走去。

“我才不要这个样子见人呢！”乔治拉拉腰间的围巾，这又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而季曼婷在向乔治做个鬼脸之后，便随即跟上洛炜的脚步：“很好。”她还在斗气：“坐在那里才不会吓到客人。”

话才刚落句，洛炜一开门却出现洛雪的影子。

“怎么搞的？”洛雪蹙着眉头：“这么久才来开门？我好不容易忙完手中的案子，第一个念头就是先赶到这里。这里好象发生了很多事，你们谁有时间好好地跟我解释一下？”

“很多事？”还不待洛炜和曼婷开口，远处又传来乔治不屑的轻哼：“他们俩个还打算结婚呢！”

可是，他的话却让洛雪惊愕地开了嘴巴，不是因为自己所听到的话，而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

老天！

洛炜和曼婷同时搥上自己的脸；根本忘了乔治几乎是一身的赤裸。

这下，真的够他们好好地解释了……

今天的旧金山是个出奇的晴天。可是对方洛炜及季曼婷两个人来说，可能没有办法享受今天的好天气了。

《全书完》

